中央大學文學叢書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

（中國文學批評史第四分冊）

羅根澤編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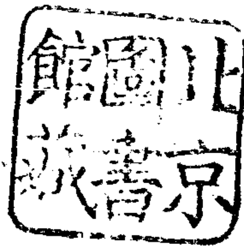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五篇）

第一章　文學論

一　自唐代社會變遷說起

唐代社會的逐漸崩潰，可分三個階段：一是中宗前後的內而后妃爲亂，外而豪族兼併，釀成內地騷動，邊境不安。不過這是崩潰的初期，一則不似後來二次的嚴重，二則經開元年間的勵精圖治，又造成唐代的中興。但最根本的貧富懸殊的原因，未能鏟鋤，所以一旦有隙，舊病復發，由是第二次的大崩潰，就是歷史家所謂安史之亂。自這一次的大崩潰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恢復，卒釀成第三次的總崩潰，就是歷史家所謂黃巢之亂。黃巢亂後，唐天子的統治權便完全喪失，外而胡羌，內而豪族，風起雲湧，各據一方，此仆彼繼，連續電影般的演了幾十年，直到朱太祖創平羣雄，「黃袍加身」，才又由分而合，成功統一的局面。

第一次的崩潰，使文章由緊縛緣情，轉於簡易載道。（詳四篇六章）第二次的崩潰，使詩亦由藝術之宮，移植到人間世上。（詳四篇三，四兩章）第三次的崩潰，則使詩及文章都放棄社會的使命，而轉於儷偶格律，綺縟淫靡。這是因爲文章主用，詩歌主情，所以第一次的崩潰，就激動了文章的自覺，而詩歌則仍然躲在象牙之搭，不肯與人世接近，到了第二次的崩潰，才使詩人也感覺到社會沒落的嚴重，也放棄藝術的文學，提倡並創作人生的文學。但社會既不能根本改革，則文章家的救世與詩人的刺世，雖不能說絲毫無補，而所補者實在有限



得很。對社會言，所補有限；對各人言，則救世輔世都不見容於世。所以第三期的總崩潰之後，文章家與詩人大半都放棄救世與刺世，而反回來救自己；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學，變爲自娛娛人的文學。同時又以一方面社會喪亂，一部份的文人流落於江湖，或慷慨憤世，或優遊肥遯，一方面都市發達，一部份的文人苟安於都市，或獻詩宮庭，或聲藝自娛。前者反映爲變相的古文及其文論，後者反映爲豔麗文學的提倡與「詩格」的講明。

二　李商隱的反道緣情文學說

關於「詩格」，俟下章論次，茲祇述變相的古文論與豔麗文論的種種矛盾與鬥爭。本來中唐的古文家已因載道救世的失敗，轉而提倡奇辭怪語；社會詩人也因言志刺世的失敗，轉而逃於聲色文藝。不過古文家不能忘情於道，社會詩人也不能忘情於社會。到了晚唐五代的都市文人，才乾脆的反對載道，提倡緣情。打頭陣的便是創造四六文的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他的上崔華州書云：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者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快快（廣版作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能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其高下哉？（文七七六）

這眞是毫不躲閃的對古文家的正面攻擊。古文家宗經學史，他便說「直揮筆爲文，不能攘取經史。」古文家主文載周孔之道，他便說「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又於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云：

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文七七九）

他的意思未必是反對古代的周孔，而是反對當時古文家的爲文必載周孔之道，所以說：「孔氏固聖矣，次山安

任其必師之邪？」

既反對古文，由是別創所謂「今體」，就是四六文，自序樊南甲集云：「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書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爲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文七七九）古文家所反對的徐庾，又在李商隱手裏復活了，又被李商隱藉以創造四六文了。四六文駢四儷六，當然要講究形式的華美。至實質方面，則以情爲主，所以極力的反對載道。

文且如此，詩更可知，獻侍郎鉅鹿公啓云：

屬詞之工，言志爲最。自魯毛兆軌，蘇李揚聲，代有遺音，時無絕響，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文七七八）

又獻相國京兆公啓云：

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詠歎，以通性靈。（文七七八）

前者就形式言，謂「雖古今異制，而律呂同歸；」後者就實質言，謂「必有詠歎，以通性靈。」和元白之以詩「補察時政，洩導人情」者，完全不同了。

至李商隱之所以反對古文，提倡四六文，不以詩詠社會，而以詩詠性靈，除了社會的大原因以外，與他自己的身分有關。他說唐代的詩人，「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寥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豔佚之篇。」（獻侍郎鉅鹿公啓）而他自己先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後兩爲秘書省房中官，正是「攀鱗附翼」者，當然要反對載道的古文與刺時的詩歌，而提倡並創作「驕奢豔佚之篇」了。

三　杜牧的事功文學說

詩原於性靈而需要詞美，四六文也泰半原於性靈而需要詞美，所以詩人而兼四六文作家的李商隱，不管論文論詩，都提倡豔麗。至他所反對的古文，則與詩的旨趣迥殊，所以古文家率提倡載道，反對緣情；詩人則力

主緣情，不問載道。詩人的見解，容後詳述，茲先敍古文家的見解。當時的古文家可以分爲三派：一是事功派，以杜牧爲代表；二是隱逸派，以皮日休陸龜蒙爲代表；三是韓愈嫡派，以孫樵爲代表。因爲孫樵是韓愈嫡派，所以已述於第四篇的韓柳及以後的古文論一章，現在祇述事功派與隱逸派。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雖也坐過內官，但幾次的爲團練官，監察使，出守各州縣，看到各地的兵匪荒亂，由是注孫子，作戰論，（文七五四）守論，（同上）罪言，（同上）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文七五一）上李尉論江賊書，（同上）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文七五二）頗有事功家的味道。所以他對於文章，提倡有功用的變相的古文。上安州崔相公啓云：

某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爲文，日夜不倦，凡諸所爲，亦未有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長啓，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人才士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文七五二）

韓愈等所提倡的古文要載周公孔子之道，杜牧所提倡的古文則要「鋪陳功業，稱校短長。」所以他的文章不似韓愈之亟亟聖道，而要「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的論次。（文七五九裴廷翰樊川文集後序）所以他不提倡「道」，而提倡「意」。答莊充書云：

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衞，未爲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衞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文七五一）

道是聖人之道，意則是自己的意見；意見是事功家的說法，不是以道統自負的儒家的說法。所以他雖然以「古作者」爲仿效的目標，（答莊充書）雖然宗仰韓愈，（讀杜韓集）而與韓愈一班人所共倡的古文不盡同。所以我們稱之爲變相的古文。

不過若從歷史源流上說，則杜牧之繼承了韓愈的見解，正同李商隱之繼承了元白的見解一樣。李商隱繼承元白的晚年見解，特別是元稹的逃於艷色文藝，由是提倡豔麗，反對載道。杜牧繼承韓愈一班人的見解，由是提倡「文以意為主」。不止「文以意為主」，詩也以意為主。獻詩啓云：

某苦心為詩，惟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　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文七七五一）

所以反對俗豔。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引李府君戡云。戡云：

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者，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導其志。（文七五五五）

此雖係標為李戡的話，但杜牧必表同意，所以在墓誌裏特別提出。且作者是杜牧，所謂「李府君嘗曰」者，不過是李戡有此意旨，而造為上述一段文字的，當然是杜牧，范攄雲溪友議直認為是杜牧的話，雖然失考，却有幾分近於真實。

四　皮日休陸龜蒙的隱逸文學說

杜牧是事功派，所以侈談事功，將原來的古文拉到事功方面。皮陸是隱逸派，所以棲隱林泉，又將原來的古文拉到隱逸方面。

皮日休自己說：「吾於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又說皮氏「自有唐以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文七九九，皮子世錄）陸龜蒙有甫里先生傳，大概是變相的自述。傳中稱「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又云：「先生之居，有池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文八〇一）儼然是有產的隱者。皮日休隱於鹿門，也當然有相當

的產業。他俩一方面厭煩世亂，一方面又可以靜退自給，因此對於文章的見解，與杜牧的以事功爲出發點者不同。皮日休作鹿門隱書六十篇，序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

（文七九八）

中有一篇云：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同上）

又有一篇云：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同上）

由「息於道」，「息於文」看來，知他以道與文爲隱息的消遣品；由「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看來，知他又以道與文爲傲有位有貨者的工具。文學如藥的意旨不甚了了，或者是謂善用文學者，能以得到遊息之樂，不貨而富之利；不善用者，不惟得不到遊息之樂，反倒受作文之苦，不惟得不到不貨而富之利，反倒招能文之忌。這樣自然便將古文由救世引到自娛。

固然他曾極力提倡儒道，主張以儒道入文。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但同文又云：「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文七九六）又轉於不亟亟用世，又露出隱逸者的口吻來了。

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自謙：「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文八〇〇）可見也主張以聖道入文。因主以聖道入文，所以宗經。復友人論文書又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無出於此。」

杜牧自誇其文，謂「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士才子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陸龜蒙則宗經而排斥史漢：復友人論文書云：「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也！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此其原因，亦以杜牧是事功家，所以推崇記述事功的史漢；陸龜蒙是隱逸者，覺史漢不及六經之醇，所以宗經而抑史。

古文家的以文載道，本有救世的意義。到韓柳以後，因救世不易，遂逐漸的重文輕道，由是有文辭上的「怪奇主義」。（詳四篇七章四節及十二節）皮陸的時代，社會益亂，欲救也無從救起，由是不救社會，祇救自己，就是以道與文爲自娛的工具。這樣自然要注重文的形式了。復友人論文書載他的友生說：「某文也，某辭也。」龜蒙答云：

> 易之翼曰繫辭。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元曰：「元之辭也，沈以窮乎上，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有宜耳，何異塗云 云哉。

他的友生又說：「聲病之辭，非文也。」龜蒙答云：

> 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

這不惟提倡辭藻，亦且提倡聲病了。陸龜蒙如此，皮日休何嘗不然？序陸龜蒙松陵集云：

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詩云，「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南漢及唐，詩之道盡矣。（文七九六）

於郢州孟亭記（孟浩然亭）亦稱道「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又極力推崇孟浩然的詩句，謂可「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文七九七）對杜牧的詆譭元白，也特作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一文，爲之辯護：

祜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戲反其詞謂「朴巢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從可知矣。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祜，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獎激之，恐害風教。祜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亦有之。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詞，謂之諷諭，謂之閑適。既持是得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豔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這自然是入情入理，而且也是從「風教」立論，與杜牧的詆譭似乎同一出發點。但是不同，杜牧反對元白的「纖豔」，皮日休則相當的擁護元白的「雍容宛轉之詞」。松陵集序詳論詩歌，謂「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他雖是古文家，却重視詩文的「雍容宛轉」「儷偶」「聲勢」，推崇反古文的唯美作家溫李，這是因爲他既視文學爲隱逸者的自慰的消遣品，騷人的工具，當然要力求美好了。

五　劉蛻羅隱的文章喪亡論

李杜皮陸以後的文學論，可以分爲三派：一是古文家的文章喪亡論，二是詩人的香豔說和清麗說，三是香

豔說和清麗說所激起的反對的論調。

傷憚文章喪亡者，當以劉蛻的梓州兜率寺文冢銘爲最沈痛的表現，他拿他的文章二千七百八十紙，封而爲冢云：

>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懇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

然而「獲助於天，不獲助於人，」所以祇有埋之一法。其銘云：

>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權貞，將利其子孫乎！（文七八九）

又投知己書也慨歎「其書空爲來世弔已矣乎！」（文七八九）唉！這大概就是文章的出路了！

不止劉蛻歎文不見用，羅隱（八三三——九〇九）也歎文不見用，投知己書云：

> 竊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質。質去則文必隨之，嘗未去，則明天子未有不愛才賢，左右未有不汲善者。……而千百年後，風俗微斂，居位者以先後禮絕，競進者以毀譽相高，故吐一氣，出一詞，必與人爲行止。……何昔人心與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機穽中，不惟性靈不通轉，抑亦進退間多不合時態，故開卷則悒悒自負，出門則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間不可人也！（文八九四）

但他比較達觀，他不葬埋自己的文章，而希冀自己的文章能以立言垂後。答賀蘭友書云：「僕之所學者，不徒以競科級於今之人，蓋將以窺昔賢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奧，期以方寸廣聖人之道，可則垂於後代，不可則庶幾致身於無愧之地，寧復虞時人之罪僕者與？」（文八九四）

六　韓偓歐陽炯的香豔說

香豔說要以韓偓歐陽炯爲代表。韓偓作有香奩集，自序云：

> 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却誚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

未嘗辣耽；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本書，又文八二九）

歐陽炯花間集序云：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調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趙崇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代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以炯麤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為序引，命曰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恣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本書，又文八九一）。

香奩集有原出和凝的傳說，花間集本來是趙崇祚所編，不能遽謂為韓偓歐陽炯的意見。但這是不相干的。說香奩集原出和凝的是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六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籝金六集。自為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籝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私也。」（四部叢刊續編本）然葛立韻語陽秋卷五駁云：「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晦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

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云在福建有蘇暐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耳。」（歷代詩話本）至花間集的爲趙崇祚所編，不足以說明花間集序的不是歐陽炯的意見，相反的倒可以知道趙崇祚也持這種意見。香奩集是香豔詩，花間集是香豔詞，總之是香豔文學；創作香豔文學，編輯香豔文學，爲香豔文學作序鼓吹，當然是提倡香豔文學了。

七　韋莊韋縠的淸麗說

淸麗說要以韋莊韋縠爲代表。韋莊常繼姚合的極元集，「更採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自序云：

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淸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歧恭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雖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淸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流，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本書，又文八八九）

這就是說詩人雖多，作品雖夥，但又元集所採取的正是「淸詞麗句」。此外他還有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云：

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淸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文八八九）

也是有取於他們的「麗句淸詞」，知韋莊對於詩的看法重在「淸詞麗句」。

韋穀編的才調集，與韋莊的編又元集相類。又元集的去取標準以是否「清詞麗句」為斷；至編輯的目的，則為的「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慨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韋穀才調集自序云：

余少博群言，常取得志，雖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佳。……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持，遂採撥奥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顏勵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本書，又文八九一）

也是以「韻高」「詞麗」為去取標準，以「閑窗展卷，月榭行吟」為編輯目的。這是由於一方面社會日趨亂離，一方面他們得苟安於都市，既沒有拯救社會的力量，也沒有聞問社會的興趣，由是或逃於色，或逃於藝，前者就反映為香豔說，後者就反映為清麗說。

八　黃滔吳融等的反豔麗說

香麗文學和清豔文學，純粹在供給文人享樂，雖然有產生的社會條件，却於社會不利，所以激動反響，又產生了反對的論調。最激烈者當推黃滔，與王雄書云：

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斷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揚優豫于諫舌，嗜妾態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文八二三）

又答陳磻隱論詩書云：

咸通乾符之際，斯道隳明，鄭衛之聲鼎沸，號之曰「今體才調歌詩」。援雅音而聽者懵，語正道而對者睡。噫，王道興衰，幸蜀遷洛，兆於斯矣！（同上）

此外，韋鄰文之章解亦云：

垂日月所以為天也，光麗而形物於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於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爝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諛子亦言矣。……人覩影於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

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猖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文七八八）

題吳唐風集序引小宗伯河東裴公的話亦云：

聖上（唐昭宗）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文八一五）

王贊元英先生詩集序亦云：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文愈深，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濾瀏，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文八六五）

牛希濟文章論亦云：

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

又云：

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居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他們反對豔麗，是站在社會政治的立場，謂豔麗的詩歌有害於社會政治。所以說唐帝的幸蜀遷洛，兆於鄭聲的鼎沸。所以說「音能亡國」。所以慨歎「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所以提倡教化文學。最顯明的當推吳融。所作禪月表序云：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生於氣血，何所

尙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旣有所拘，則演情敍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於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善矣。國朝爲能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爲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而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斆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教化！（文八二〇）

黃滔答陳磻隱論詩書亦云：

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爲心師，志之而以爲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夫詩本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

黃滔側重破壞方面，所以激烈的攻擊豔麗，然後提出詩的「刺上化下」；吳融側重建設方面，所謂積極的提倡教化，然後排詆詩的拘於「刻削峻拔飛動文彩」，「洞房蛾眉神仙詭怪」：總之是反對豔麗，提倡教化。

九　劉昫徐鉉的折中說

社會上一切現象的變動，是遵循着正反合的辯證的公式的。晚唐五代的文學論，旣有豔麗說與反豔麗說的對抗，自然要有調合的折中說。關於這，當以劉昫及徐鉉爲代表，韓愈柳宗元一班人本以古文名家，而劉昫却云：

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士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韓李二文公，於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於持世範，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諸人傳論）

不稱贊他們的「文以載道」，止稱贊他們的「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而對「文辭」「典麗」的蘇味道李嶠崔

陸龜蒙用徐彥伯却又說：

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謂爲美風。蘇李之學，一代之雄，有慚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同上卷九四，蘇味道諸人傳贊）

而所推許的是不古不今，文質並重的元稹白居易：

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衞；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同上卷一六六，元稹白居易傳論）

序文苑傳，也反對「是古非今」：

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

又稱贊沈隱侯的「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淵雲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當然是注重麗詞了。但又云：

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同上卷一九〇上，全唐文卷八五三作進文範表）

又不以麗詞爲文章之能事，還須要有「緯俗經邦」的功用，純粹是折中的論調。

劉昫一方面稱贊「巧麗淵博」，一方面又不忘「緯俗經邦」，是在調合當時的清麗說與教世說。徐鉉則主張詩是緣情的，但所謂情不一定是性愛之情，而是人情物情之情，是在調合當時的豔情的提倡與反對。於文獻太子詩集序云：

蓋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文八八一）

於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云：

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同上）

於齊庶子詩序云：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爲詩。（同上）

於成氏詩集序云：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採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性情，藹藻其身，非苟而已矣。（文八八二）

於曲臺奏議集序云：

三代之文既遠，兩漢之風不振，摛芬敷者聯袂，韻音響者比肩；子虛文麗用寡，而末世學者以爲稱首；兩京文過其心，後之才士企而望之。嗟夫！爲文而造情，丐準而粉額，若夫有斐君子，含章可正，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周旋俯仰，金石之度彰，摛簡下筆，鸞鳳之文備。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其積習歟，何其寡也！（文八八八）

這樣，則既不是呆板的歌詠社會，也不是放蕩的歌詠艷情，而又不背於緣情，不礙於世道，相反的學說融合了，矛盾的現象統一了。

第二章　詩格（上）

一　詩格的兩個時代

詩格有兩個盛興的時代，一在初盛唐，一在晚唐五代以至宋代的初年。此兩時代雖都講詩格，但第一，前者所言，偏於粗淺的對偶，後者則進於精細的格律與微妙的比興。第二，前者祇講「詩格」，偶爾及於「賦」，很少及於「文」，後者雖亦以「詩格」爲主，但也涉及「賦格」「文格」。此其原因，以前者的興起，其歷史的領導者是六朝的聲病說，社會的助力則由於初盛唐的以文治天下，以詩飾太平。聲病說祇是消極的避忌，所以僅能領導到進一步的粗淺的對偶。詩文的用途既異，所以對偶的巨手，不易伸展到文的園地。（詳四篇一，二章）後者的興起，其歷史的領導者是初盛唐的對偶說，社會的助力則是由於時代喪亂，逼着朝野上下的文人走到消遣玩味的逃避現實的文藝路上。（詳本篇一章）對偶說雖祇是一種粗淺的方法，但較聲病說已有長足的進步，其領導出來的方法，當然要青勝於藍，益臻細密。整個的文藝既都走到消遣的玩味的路上，當然不惟詩要格律，賦與文也需要格律。

二　五代試士的注重詩格及賦格

遺時的講究格律，可以取證於考試詩文的標準。册府元龜卷六四一載後唐莊宗明宗的累次下勅考官，挑剔考生的卷子，都是在字句格律上找毛病。如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勅禮部貢院云：

覽符蒙正成僚等呈試詩賦，果有瑕疵。……況王徹體物可嘉，屬辭甚妙，細披製作，最異儕流，但應試以効成，或求對而不切。桑維翰若無紕繆，稍有工夫，止當闘對之間，累失求妍之美。……其王徹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

至明宗長興元年六月敕中書門下細覽詳覆新進士所試新文，中書門下所詳覆者，更極煩瑣屑挑剔之能事，可算最有趣味的一段史料，各種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尚少注意，急照錄於下，以饗讀者：

李飛賦內三處犯韻，李穀一處犯韻，兼詩內錯書「青」字為「淸」字，並以詞翰可嘉，望特恕此誤。今後舉人詞賦，屬對並須要切，或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別撰律詩賦各一首，具體式一一，曉示將來。舉人合作者，即與及第。其李飛、樊吉、夏侯琪、吳沺、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此下疑有脫文）盧價賦內「薄伐」字合平聲字，今使側聲字，犯格。孫澄賦內「御」字韻使「宇」字，已落韻；又使「膂」字，是上聲。有字韻中押「售」字，是去聲，又有「朽」字犯韻。詩內「田」字犯韻。李象賦內一句「六石慶兮並」，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禮」，合使此「導」字，及錯下事背字韻內使「方」字。詩中言「十千」，「十」字處合使平聲字，「偏」字犯韻。楊文儉賦內均字韻內使「民」字；以君上為驂騑之士，失奉上之體；兼「善」字是上聲，合押「偏」字是去聲，如字內使「與」字。詩中「偏」字犯韻。師均賦內「仁」字犯韻，「晏（疑為宴）如」書「晏如」；又「河淸海晏」，「晏」字不合韻，又無理，「晏」字即落韻。楊仁遠賦內「賞罰」字書「伐」字，「御勤」字書「鍼」字。詩內「蓬蒲」字合著平聲字，兼「黍稷」不律。王谷賦內御字韻押「處」字，上聲則落韻，去聲則失理；善字韻內使「願」字，犯韻；如字韻押「殊」字，落韻。其盧價等七人望許令將來就試，仍放再取文解。高策賦內於字韻內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訛，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鄭朴賦內言「肱股」，詩中「十千」字犯韻，又言「玉珠」。其鄭朴許令將來就試，亦放取解。仍自此賓貢，每年祇放一人，仍須事藝精奇。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此與前條，都是陳東原先生告訴我的）

這樣，自然作詩作賦都要講求格律，自然要有大批的詩格賦格的書了。

三　材料的獲得

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詩歌是極講格律的，所以產生了大批的詩格書，然以被正統派的文人所卑視的緣故，致使泰半亡佚，卽存者亦無人注意。普通所知者止有齊己的風騷旨格。不記何年，我在北平隆福寺一書舖，購得淸人顧龍振詩學指南一書，共八卷，卷三爲魏文帝詩格，賈島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詩格，王昌齡詩格和詩中密旨，李嶠平詩格，僧皎然詩議和詩評，卷四爲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徐衍風騷要式，僧齊己風騷旨格，文彧詩格，僧虛中流類手鑑，僧淳詩評，王玄詩中旨格，王叡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徐寅雅道機要，白居易金針詩格，梅堯臣續金針詩格和詩評。自緣情手鑑詩格至雅道機要皆晚唐五代人所作，其餘除王昌齡詩格，詩中密旨，僧皎然詩議，詩評，皆宋初人僞作。總之皆五代前後產品。

二十四年冬，北平琉璃廠文友堂書舖送售明人胡文煥詩法統宗，所收五代前後的詩格，較詩學指南更多僧保暹處囊訣一種。就相同的各種比較勘讀，皆非詳彼略，知詩學指南有節删，不是照原書校印。

二十六年夏，琉璃廠藜光閣書舖送售明刊本南宋陳應行吟窗雜錄，所收五代前後詩格，與詩法統宗全同，字句亦無大異。知詩法統宗出於吟窗雜錄，詩學指南出於吟窗雜錄或詩法統宗不可知，但決不外此二書。

詩學指南不是難得之書，上海來英書局有石印本，我也購得一部。但既有節删，便不能據見古人之全。文友堂的送售人說詩法統宗是格致叢書的一部份，墨之沈乾一叢書書目，確是全同於格致叢書的評詩類，大概因爲格致叢書本是陸續編刊，所以評詩頗途題爲詩法統宗，分印單行。當時印了多少部不可知，可知的，除叢書目錄外，很少論著。淸祁承㸁澹生堂書目詩文評類載詩法統宗本緣情手鑑，題僧虛中撰，張冠李戴，知恐未見原書。叢書書目對於王叡、李洪宣、王玄、文彧、王夢簡、徐寅、徐衍、保暹、虛中、都標爲明人，知沈乾一及其所依據的他種叢書目錄的編者，恐也未見全書。

藜光閣所送售吟窗雜錄題南宋陳應行編，宋明著錄皆謂爲北宋蔡傳撰，俟後詳論，玆不預及。三書所收詩格，特別是五代人所作十一種，舊唐書經籍志全然不載，新唐書藝文志和崇文總目止載王叡一種，宋史藝文志亦僅載王叡神彧（卽文彧）二種。宋祕書省四庫闕書目別集類載王叡詩格和僧虛中詩物象疏類手鑑二種，文史

類載疏顏手鏡，雅道機要論，和風騷要試三種，疏顏手鏡蓋即詩物象疏類手鑑，所以實止四種，而且每種下都注有「闕」字。直齋書錄解題云：「祕書省四庫闕書目，……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可見在宋代已經極少流傳。至後人補修的史志，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僅載雅道機要論一種，別有鄭谷齊己黃損三人同撰的詩格一種。考黃朝宗緗素雜記云，「鄭谷與齊己黃損共定今體詩格」，但今已亡佚。盧文弨宋史藝文志補，一種不錄。專門輯補五代和宋史藝文志的尚且如此，其他不問可知。但直齋書錄解題及通考經籍考著錄甚詳，知不是後人僞作。

四　王叡炙轂子詩格

全唐詩謂王叡是「元和（八〇六——八二〇）後詩人。」考詩格中引及李郢詩，全唐詩話說李郢是「大中進士」，全唐詩也說是「大中十年進士」。大中爲宣宗年號，其十年當西曆八五六年。詩格既引及李郢，當然更在其後，說是「元和後詩人」固不誤，但失之寬泛。

吟窗統宗作炙轂子詩格，指南止作詩格。考新唐志宋志崇文總目皆作炙轂子詩格，與吟窗統宗同。晚唐五代的詩格書，以此爲最早。惟其如此，所以此書所提出的「詩格」，大概都比較普通，比較適用，與他書之過於緊密微細者不同。書中首「論章句所起」，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言等詩的起源。次論詩的體裁，計分爲三韻，連珠，側聲，六言，三五七言，（以上指南無）一篇血脈條貫，玄律，背律，計調，雙關，摸寫景象含蓄，兩句一意，（指南無此體）句病，句內疊韻，共十四體。十四體中有的是盡人熟知的，如連珠，雙關之類，有的是可以因名知義的，如一篇血脈條貫，兩句一意之類；比較生疏的祇有玄律，背律，計調三體。

玄律體的詩例是上四字全用側聲，上四字全用平聲，律全用平，律全用側四種。背律體的詩例是第五句合用側聲帶起，却用平聲，及不拘常格二種。計調的詩例是李郢的「青蛇上竹一種色，黃葉隔溪無限情，」說：

「種字合用平，而用側，是計調。」可知三種都是不守格律的格律，近於普通所謂「拗體」。至三種的區別：玄律似是平聲或側聲的連用；背律則是應用平者用側，或應用側者用平，計調同於背律，不過律指一句的前半句，調指後半句，（就炙轂子詩格言，似是如此）故背律之拗在一句的「帶起」之字，計調之拗則在一句的「計調」之字而已。

五　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

緣情手鑑詩格，吟窗統宗題樵人李洪宣撰，指南亦題李洪宣撰，惟無「樵人」二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下簡稱陳錄）云：「題樵人李宏宜撰，未詳何人，當在五代前。」洪宏音同，宣宜形近，未知孰是。書中所引詩人，止有方干和杜紫薇，都是晚唐人，無五代以後人，謂「當在五代前」，庶幾近之。

他所提出的詩格，屬於消極避忌者：如說「詩有五不得：一曰不得以虛大為高古，二曰不得以緩漫為淡泞，三曰不得以詭怪為新奇，四曰不得以錯用為獨善，五曰不得以爛熟為隱約。」又說：「詩忌俗字，『𢶍掌』『抖擻』之類，是也。」（以上指南無）屬於積極提倡者：一，束散法，引詩曰：「山暗雲凝樹，江春水接天。」說：「雲字，水字，是束散法也。」二，審對法，引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說：「此即深失力也。切宜忌之。」三，自然對格，引杜紫薇詩：「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說：「人世菊花，是也。」又說：「詩有三格，一曰意，二曰理，三曰景。」（此條指南無）也大體都是普通的格律。

六　齊己風騷旨格

炙轂子詩格及緣情手鑑詩格所提出的「詩格」很少，大批的「詩格」的提出，要推齊己的風騷旨格，這或者就是風騷旨格所以風行的原因。書中首說六詩、

一曰大雅，二曰小雅，三曰正風，四曰變風，五曰變大雅，六曰變小雅。

次說詩有六義：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次說詩有十體：

一曰高古，二曰清奇，三曰遠近，四曰雙分，五曰背非，六曰無虛，七曰是非，八曰清潔，九曰覆粧，十曰闔門。

次說詩有十勢：

獅子返躑（津逮秘書諸本作擲）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毒龍顧尾勢，孤鴈失羣勢，洪河側掌勢，龍鳳交吟勢，猛虎投澗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

次說詩有二十式：

一曰出入，二曰高逸，三曰出塵，四曰回避，五曰並行，六曰艱難，七曰達時，八曰度量，九曰失時，十曰靜興，十一曰知時，十二曰暗會，十三曰直擬，十四曰返本，十五曰功勳，十六曰拋擲，十七曰背非，十八曰進退，十九曰禮義，二十曰兀坐。

次說詩有四十門：

一曰皇道，二曰始終，三曰悲喜，四曰隱顯，五曰惆悵，六曰道情，七曰得意，八曰背時，九曰正風，十曰反顧，十一曰佩道，十二曰抱直，十三曰世情，十四曰康救，十五曰貞（津逮秘書諸本作眞）孝，十六曰薄情，十七曰忠正，十八曰相成，十九曰嗟嘆，二十曰侯時，二十一曰清苦，二十二曰騷愁，二十三曰睠戀，二十四曰想像，二十五曰志氣，二十六曰雙擬，二十七曰向時，二十八曰傷心，二十九曰聰戒，三十曰神仙，三十一曰破除，三十二曰邊塞，三十三曰鬼怪，三十四曰縱縱，三十五曰世變，三十六曰雅風，三十七曰歎羨，三十八曰是非，三十九曰理義，四十曰清潔。

次說詩有六斷：

一曰合題，二曰背題，三曰即事，四曰因起，五曰不盡意，六曰取時。

最後說詩有三格：

一曰上格用意，二曰中格用氣，三曰下格用事。

每一種後都沒有解釋，而舉出兩句或四句詩為例。如上格用意後舉詩曰：「那堪懷遠路，尤自上高樓。」又詩：「九江有浪船難濟，三峽無猿客自愁。」

六詩與六義是傳統的舊話，其餘是齊己的新說。新說中如十體，十勢，二十式，六斷及三格，是作詩的方法；四十門是作詩的題材。自然這是大體的分別，實則題材與方法，是分不開的，所以選材亦是方法之一，方法亦決定於題材。十體中有背非，四十門中也有背非，所舉詩例，同樣是「山河終決勝，楚漢且橫行，」一方面可見他分門別類的不精確，一方面也可以知道方法與題材的關係密切，所以致使一種跨居兩類。

七　虛中流類手鑑

虛中是齊己的詩友，齊己詩中有謝虛中上人寄示題天策閣詩，謝虛中寄新詩等作。宋祕書省四庫闕目（以下簡稱宋闕目）別集類著僧虛中詩物象疏類手鏡一卷，文史類又著疏類手鑑一卷，葉德輝考證謂係重見。今案「疏」字蓋為「流」字形誤。陳錄作流類手鑑，吟窗，統宗，指南，亦俱作流類手鑑。

書中所提示的，大部分是「物象流類」，共有五十五類之多。頭一類是「巡狩，明帝王行也。」最末一類是「士，比信與長生也。」隨後是「舉詩類別」，大概就是「物象流類」的擇要舉例。如舉馬戴詩「日落月未上，鳥棲人獨行。」說：「以上比小人獲安，君子失時也。」

又此書重在討論比興，所列物象五十五類，都是比某某也。發端有近似序文的一段話云：「夫詩道幽遠，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為淺近。真詩之人，心合造化，言含萬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雲，皆隨我用，合我晦

明。此則詩人之言，應於物象，豈可易哉？」不過比體固是詩法之一，而無處不用比，無物不作比，甚至以「梧桐比大位」，以「羊犬比小物」，一則比之不以其類，二則也晦暗不明。

八　徐衍風騷要式

宋闕目文史類著徐衍風騷要試一卷，葉德輝考證云：「按陳錄試作式」。陳錄云：「風騷要式一卷，徐衍述，亦未詳何時人。」考書中每以齊己鄭谷處中諸人詩爲例，知在諸人之後，或者是五代宋初人。首云：

夫詩之要道，是大聖古人之樞機，故可以頌，可以諷，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今之辭人，往往自諷自刺而不能覺。前代詩人亦曾微露天機，少彰要道。白樂天云：「鴛鴦綉了從交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禪月亦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以是而論，不可妄授。

知此書與流類手鑑相似，不重在示人以詩的藝術方法，而重在示人以美刺方法。此種方法共分五門：一，君臣門；二，物象門；三，興題門；四，刱意門；五，琢磨門。（指南，琢磨門爲第二，所舉詩例亦有倒置。）

君臣門似提示君臣美刺，如舉齊己春日書懷：「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說：「此是大雅，美帝王盛德之形容也。」舉鄭谷登渭陽樓詩：「後車能見前車覆，今日難忘昔日憂。」說：「此亂時已兆，君暗小人競進也。」

物象門引處中云：「物象者，詩之至要，苟不體而用之，何異登山命舟，行川索馬，雖及其時，豈及其用？」足證他頗受處中的影響。所引當出於流類手鑑，今本失載，知已有殘缺。

興題門，似就題寓諷刺之意，如謂：「野步野眺，賢人觀國之光也；……病中，賢人不得志也。」

刱意門，原有界說云：「美頌不可情奢，情奢則輕浮見矣；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

琢磨門亦有界說云：「夫用文字要清濁相半，言雖容易，理必求險，句忌凡俗，意便質厚。」

大概晚唐五代的詩人，雖躲在「象牙之塔」，創作消遣玩味的文藝，而社會喪亂的感發刺激，詩主美刺的

傳統見解，使他們不能完全忘世。既不能完全忘世，又懲於元白諷刺詩的遭忌受禍，由是想出種種的微妙的諷刺法。風騷要式固然如此，流類手鑑又何嘗不然。從結果言，此種諷刺法幽隱難明，難生實効，從動機言，則已大費苦心了。

九　徐寅雅道機要

宋闕目載雅道機要論一卷，不著作者。陳錄載雅道機要二卷，言「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今吟窗，統宗，及指南皆一卷，亦題徐寅撰，不知陳錄所謂前卷，是否在內？

五代詩話卷六引湧幢小品云：「徐寅，莆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舊唐書卷一三四亦稱他因獻賦梁祖，辭傷後唐武皇，莊宗告王審知使者，認為是父母之讎，不可同天，坐是終於祕書正字。然則他是後梁後唐時人。

雅道機要中首「明門戶差別」，計為隱顯，闔振，相成，亂道，抱直，世情，正敎，嗟嘆，俟時，清苦，騷愁，眺戀，志氣，雙擬，向時，傷時，鑒識，神仙，塞蹇，動靜二十門。（指南不載，注云：「後列齊己四十門之半。」）此二十門大體出齊己風騷旨格所說的四十門，惟彼無動靜門，又傷時彼作傷心，鑒識彼作鑒戒，塞蹇彼作蹇塞。次「明聯句深淺」，共二十種句。（指南不載，注云：「後列齊己二十式。」）略同於風騷旨格的二十式；不同者，祇有不對句和十字句兩種；又旨格無悲喜句，但四十門內有悲喜門。次「明勢含升降」，共八勢，洪河側掌，丹鳳銜珠，孤鴈失群，猛虎跳（旨格作投）澗，龍鳳交吟，猛虎踞林六勢，全出風騷旨格的十勢；不同者祇有雲霧繞山，孤峯直起二勢。（指南不載，注云：「後列齊己十勢」。）次「明體裁變通」，共十體，出於風騷旨格的十體。（指南不載，注云：「後列齊己十體」。）陳振孫謂前卷不知何人，或者因為是錄齊己之說，未便據為己有，故未標姓名。但前半雖出於鈔襲，却與後半脈絡聯貫，知鈔襲者或者就是徐寅，所以吟窗，統宗，及指南一概認為是徐寅所作。惜別無證據，不敢遽然斷定。

「明體裁變通」以後是「明意句內外」。次有脫說，就其所舉例證而言，似在敍明題類。次「敍體格」，說：「詩有十一不：一曰不時態，二曰不緊雜，三曰不質朴，四曰不才調，五曰不因縛，六曰不沈靜，七曰不細碎，八曰不怪異，九曰不浮豔，十曰不僻澀，十一曰不文藻。」次「敍句度」，說：「或語，或句，或含景語，或一句一景，或句中語，或破題，或頷聯，或腹中，或斷句，皆有勢向不同，南宗則二句見意，北宗則一句見意。」（原無見意二字，以意校補。自或語以下，指南無。）次「敍搜覓意」，次「敍磨鍊」，次「敍血脈」，次「敍通變」，次「敍分部」，最後「敍明斷」，按名可以知義，故不一一闡敍。前半雖有鈔襲風騷旨格之嫌，但全書所說到的方面較多，所提示的方法亦較細，比風騷旨格，流類手鑑等書，更進步了，同時也更瑣屑了。

十　王玄詩中旨格

陳錄無詩中旨格，而有擬皎然十九字一卷，說是：「稱正字王元撰，不知何時人。」今詩中旨格亦題正字王玄撰，最後一部份標爲擬皎然十九字體，或陳振孫所見不全，否則是全書亦名擬皎然十九字。觀其他部份，與擬皎然十九字體所引詩人略同，知其他部份亦出王玄之手，不是後人僞作。所引詩人，若賈休，莫休，僧屋，僧可，李昌遐，處偷，陳况，韓喜，西蟾，李鵠，何景山，番復之類，一時別無可考，益知決非僞造，因爲僞造者很難找到這多的不甚知名的詩人。至有時代可考者，除王維，孟浩然，戴叔倫，賈島，姚合外，都是晚唐五代人。惟劉昭見宋詩紀事補卷七十六，元昉見宋詩紀事卷九十三，但都無年代行歷，與此書所引，不知是否一人？全唐詩載王玄聽琴一首，列在「無世次爵里可考者」之下。然則大概是五代時人，宋初或猶生存。

書中發端云：「予平生於二南之道，勞其形，酷其思，粗著於篇，雖無遺格之才，頗見隳騷之志。且詩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時明則詠，時暗則刺之。」知全書重在提示詠時刺時的方法，與流類手鑑，風騷要式略同。固然他說：「今具詩格於後」，但並不同其他詩格書的提舉許多的格律，祇是舉了八十多首詩例，而

於每一詩例後，加上詠時或刺時的考語。如舉杜荀鶴詩云：「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着苧蔴？」說：「此比君子志未就也」。舉齊已鶯詩云：「曉來枝上千般語，似向桃花話舊情。」說：「此得時之意也」。

擬皎然十九字體，是就皎然所提出的高，逸，貞，忠，節，志，氣，情，思，德，誠，閑，達，悲，怨，意，力，靜，遠十九字，加以解釋，實以詩例。如說：「風韻朗暢曰高」，舉廖融寄天台逸人：「又聞乘桂楫，載月十洲行，」說：「此高字格也」。他類是，不具引。

十一　王夢簡詩要格律

陳錄載詩格要律一卷，題進士王夢簡撰。今吟窗統宗及指南，亦題進士王夢簡撰，惟書名作詩要格律，未知孰是。

所引詩人，與詩中旨格略相仿，可知者大半是晚唐五代人，不見全唐詩者，有康道，鄭殷象，李穎，歐陽僑四人，亦不見宋詩紀事及宋詩紀事補，所以王夢簡大概也是五代時人，是否宋初猶存，也不可知。

晚唐五代的詩格書，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注重藝術技巧的方法，如風騷旨格與雅道機要；一派注重諷詠時政的方法，如流類手鑑，風騷要式，及詩中旨格。此書也許是因為較後出的緣故，兼採兩派之說，既注重藝術技巧，也注重諷詠時政。所以先言六義，後列二十六門，說：「六義合於諸門，即盡其理也。」

六義就是風，賦，比，興，雅，頌，不過他的解釋比較異樣。他說：「風，與諷同義，含皇風，明王業，正人倫，歸正宜也。賦，賦其事體，伸冤雪苦，紀功立業，旌著物情，宣王化，以合史籍者也。比，事相於比，不失正道，易明而難辨，切忌比之不當。興，起意有神勇銳氣，不失其正也。雅，消息孤松，白雲高僧，大儒雅也。頌，贊詠君臣有道，百執有功於國。」知他所謂六義都離不開政治，而應用六義以作詩者，自然要諷詠政治。所以他的提出六義，是在示人以諷詠政治的方法。

二十六門，與風騷旨格的四十門同者，有禮義（旨格作理義），嗟嘆，終始（旨格作始終），是非，鬼

怪五門，但所舉詩例不同。又旨格有皇道門，所舉詩例爲：「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此有君臣門，亦舉及此詩。其餘二十門爲高大，忠孝，富貴，怨刺，歌頌，含蓄，物理，齊物理，性情，映帶，造化，進退，象外，今古達觀，宇宙達觀，高逸，了達，大古意，隱靜，恐怖。門類的提出，自然在示人以藝術的技巧方法，但各門都無解題，祇舉兩三個人的詩爲例，而於後面注明合六義的某一種。如宇宙達觀門舉鄭谷詩句：「春爲沙羅客，家在鷓鴣天。」注明合賦。又舉黃損詩句：「水揹武陵門，山憶武陵深。」注明合雅，則藝術的技巧，與六義的諷詠，冶爲一爐了。

十二　桂林淳大師詩評

陳錄著錄一卷，言「桂林僧□淳撰」。僧下注「原闕」二字，吟窗統宗及指南在題桂林淳大師，或者因爲既不知叫什麼淳，遂逕題爲淳大師。淳大師是何時人不可考。宋詩紀事卷九十二釋子下云：「景淳，元豐初桂林僧。」但與此似乎不是一人。因爲詩評所引詩，可知者大都是晚唐五代詩，所以作者似是五代宋初人。元豐（一〇七八——一〇八五）是宋神宗的年號，距五代宋初（九六一）已百數十年，與書內所顯示的時代不相應。

此書與詩要格律相仿，一方面講詩的含蓄，一方面講詩的格律。講含蓄者如首云：「夫（統宗作天，蓋誤）緣情蓄意，詩之要旨也。」又云：「詩之言爲意之殼，如人間果實，厥狀未壞（統宗作壞，疑誤）者，外殼而內肉也；如鉛中金，石中玉，水中鹽，色中膠，皆不可見，使天下人不知詩者，視至灰劫，但見其言，不知其意，斯爲妙也。」後來嚴羽滄浪詩話稱贊「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爲千古講詩學者所宗，實則顯然受詩評的影響；然則詩評的價值已於此可見了。

至講到詩的格律，詩評先分爲象外句，當句對，當字對，假色對，假數對，十字句，十字對，鏤水，八

格。惟鏤水格下有解題云：「著句輕清，好看也。」（統宗無著字，好上有曾字。）其餘皆止舉句詩例，並無解題。大概因爲意甚明顯，所以不用解題。又云：「凡爲詩要識體勢，或狀同山立，或勢若河流。」因此又立二勢格，一是盤古格，一是騰驤格。二種勢格，各舉了若干詩例。於盤古格詩例後云：「以上並是形勢，但不得動。」於騰驤格詩例後云：「以上並是語勢，不定作用者也。」二者比而觀之，或者狀同山立者曰盤古格，勢若河流者曰騰驤格。至此二格與前八格不同者，前八格說「句」，此二格說「勢」。

句格勢格以外，又說：「詩有三體，一曰詩人之體爲上，二曰騷人之體爲中，三曰事流之體爲下。」（指南無）又說：「詩有二斷，一曰離題斷，二曰抱題斷。」又說：「詩有四題體，一曰第一句見題，二曰第二句見題，三曰第三句見題，四曰第四句見題。」題體是入題，題斷是結題，其義甚明，無庸申述。至就全篇而言，則別列獨體，摘繼二格。獨體格舉廖處士遊般若寺上方詩，說：「此詩只說寺中意，別無作用，故名獨體。」然則獨體近於賦比興的賦體。至摘繼格則近於文章家所謂大開大合，發端離題漸遠，最後才急轉扣題。

十三　文彧詩格

吟窗統宗題文彧詩格，沙門文彧撰；指南止題詩格，僧文彧撰。宋詩紀事卷九十一云：「文彧號文寶大師，有詩格。」但陳錄，通考，宋志，均作神彧，蓋即一人。宋詩紀事沒有說到他的生卒，詩格所引詩，標明作者都是晚唐五代人，知彧是五代宋初人。

書中共分八部分：

一論破題，謂詩有五種破題：一曰就題，「用題目便爲首句是也。」二曰直致，「就題中變其事以爲首句是也。」三曰離題，「外取其首句，免有傷觸是也。」四曰粘題，「破題上下二句，重用其字是也。」五曰入玄，「取其意句綿密，只可以會意，不可以言宣也。」

二論頷聯云：「一曰句到意不到，二曰意到句不到，三曰意句俱到，四曰意句俱不到。」

三論詩腹云：「亦云景聯，與領聯相應，不得錯用。」

四論時尾云：「亦云斷句，亦云落句，須含蓄旨趣。」

二種皆未細分。論詩尾引春閨詩：「欲寄迴紋字，相思織不成。」說：「此乃意句俱到也。」知詩腹詩尾亦按意句分爲四種，以已詳領聯，故未重說。

五論詩病云：「爲詩者雖得全篇造於玄妙。」知是泛言詩中的毛病，並不同於六朝隋唐的聲病說。

六論詩有所得字云：「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義。」

七論詩勢云：「詩有十勢：一曰芙蓉映水勢，二曰龍潛巨浸勢，三曰龍行虎步勢，四曰獅擲（疑奪一勢字）；五曰寒松病枝勢，六曰風動勢，七曰驚鴻背飛勢，八曰離合勢，九曰孤鴻出塞勢，十曰虎縱出羣勢。」龍潛巨浸勢已見風騷旨格，獅擲勢或即同於風騷旨格的獅子返擲勢，孤鴻出塞勢或即同於風騷旨格的孤雁失羣勢。大概是因風騷旨格而又別增幾勢。

八論詩道云：「至玄至妙，非言所及，若悟詩道，方知其難。」可謂不道之道了。

十四　保暹處囊訣

宋詩紀事補遺卷九十六云：「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爲詩，著有青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光緒金華縣志卷十一人物傳，與此略同，惟青囊訣作處囊訣。（儲皖峯先生告知）陳錄，通考，亦皆作處囊訣，今吟窗統宗亦皆作處囊訣。

其他詩格書率注重藝術技巧或諷刺方法，處囊訣則注重詩之用，首云：「夫詩之用，放則月滿烟江，收則雲空岳瀆，而情忘道合，父子相存；明昧已分，君臣在位；感動神鬼，天機不測：是詩之大用也。」又云：「夫詩之用也，生凡育聖，該古括今，恢廓含容，卷舒有據，是詩之妙用也。」又云：「詩有五用，一曰其靜莫若定，二曰其動莫若情，三曰其情莫若逸，四曰其音莫若合，五曰其形莫若象。」其所謂用並不同於普通的

以詩刺政治，或以詩察民風，而是一種神密的不可思議的享用之用。這當然與保暹是僧人有關，但晚唐五代本以詩爲消遣玩味的藝術，神密的享用主義不過是消遣玩味的進一步而已。

至論到格律，他以爲「詩有七病：一曰騈經之病，二曰鈎鎖之病，三曰輕浮之病，四曰剪辭之病，五曰狂辭之病，六曰逸辭之病，七曰背題離目之病。」又云：「詩有四合題目：一曰放意遠，二曰得句新，三曰語常用事密，四曰莫與古人用事同。」又云：「詩有眼」。所謂眼，就是詩中的主眼，如舉賈生逢僧詩：「天上中秋月，人間半世燈。」說：「燈字乃是眼也。」蓋又由五代的體勢比興的格律，進於宋代的詩病詩眼的格律了。

第三章　詩格（下）

一　舊題魏文帝詩格

除了上章所述的十一種詩格以外，還有僞託的魏文帝詩格，賈島二南密旨，白居易文苑詩格，金針詩格，梅堯臣續金針詩格，詩評六種，僞託的時代大概也在五代以至北宋。

吟窗，統宗，指南都收有魏文帝詩格。四庫提要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吟窗雜錄下云：「開卷魏文帝詩格一卷，乃盛論律詩，所引皆六朝以後之句，尤不足排斥。」考文鏡秘府論，未引及此書，知僞託的時代，大概在遍照金剛以後。書中的八病條平頭下引及梅聖俞，知僞託的時代，直然在僞託的續金針詩格之後。但八病條所述即沈約所立八病，見於秘府論西卷的文二十八種病。（詳三篇五章一節）八對條所述爲：正名，隔句，雙聲，疊韻，連綿，異類，迴文，雙擬八對，見於秘府論東卷的文二十九種對。（詳四篇一章三節）還有六志條，亦與秘府論地卷的六志類，大致從同。茲校列於下：

（一）直言志（詩格無志字，下同）——「直言志者，（此句詩格無）謂的中物體，指事而言，不藉餘風，別論其詠。（二句詩格無）即擬作（三字詩格作如）屛風詩曰：『綠葉江中夏，紅花雪裏春。（二句詩格無）去馬不移迹，（詩格作足）來車豈動輪。』」（詩格作塵）

（二）比附志——「比附志者，（此句詩格無）謂論體寫狀，寄物方形，意託斯間，流言彼處。（二句詩格無）即擬作（三字詩格作如）贈別詩曰：『離情弦上怨，別曲鴈邊嘶。低（原注別本行）雲百種（原注又作千過）鬱，垂露幾（原注又作千）行啼。』」（二句詩格無）

（三）寄懷志——「寄懷志者，（此句詩格無）謂含情鬱抑，語帶譏微，事列膏肓，詞褒譎詭。（二句詩格無）即擬作（三字詩格作如）幽蘭詩曰：『日月雖不照，馨香要自豐；（二句詩格無）有怨生幽地，無情

（祕府論作由）逐遠風。』」

（四）起賦（詩格作賦起）志——「起賦志者，（此句詩格無）謂行行論古事，指列今情，模春秋之舊風，起筆札之新號，或指人爲定，就行以題篇；或立事立成規口口口口。由不遺筆，附申名號，論志浮言，例此之徒，皆名起賦，卽擬作賦得魯司寇詞，詩曰：『隱見通榮辱，行藏備卷舒。避席談曾子，趨庭誨伯魚。』」（詩格作：「賦起謂就迹題篇，因事遺筆。如讚魯司寇詩『避席談曾子，趨庭誨伯魚。』」）

（五）貶毀志——「貶毀志者，謂指物實佳，與文道惡，他言你是，我說宜非，文筆見貶，言詞致毀，證善爲惡，因以名之。卽擬作田家詩曰：『有意嫌千古，無心羨九卿，且悅邱園好，何論冠蓋生。』」（詩格作：「貶毀謂指物實佳，與文要毀其美，如田家詩，『且悅邱園死，未廿冠蓋榮。』」）

（六）讚譽志——「讚譽志者，謂心珍賤物，言貴者不如意重，今人先賢之莫及。詞褒筆味，玄欺豐歲之珠，語讚文峯，劇勝肌年之粟。小中出大，短內生長，拔滯昇微，方云讚譽。卽擬作善人詩，詩曰：『宋獵何須說，虞姬未足談。頰態花翻愧，眉成月例慚。』」（詩格作：「讚譽謂小中出大，短內生長。如古詩，『粧罷花更愧，眉成月對慚。』」）

由此知僞託的時代雖然很晚，徵存的詩說則或者很早。

二　舊題賈島二南密旨

新唐志，崇文總目，俱載賈島詩格一卷，宋志作詩格密旨，陳錄及通考俱作二南密旨，蓋卽一書。陳錄云：「凡十五門，恐亦依託。」今本亦作二南密旨，四庫提要卷一九七詩文評存目一據「於陳氏所云十五門外，增立四十七門，」且「輾轉推尋，數皆不合，」斷爲「僞本之重儓」。實則謂不是賈島作是對的，因爲與賈島時的詩風不相應；謂是「僞本之重儓」，則不見得。王玄的詩中密旨，陳錄止載擬皎然十九字一部份，但其餘部份，我們知道也不是後人的僞作。（詳前章十節）二南密旨最末題云：「以上十五門，不可妄傳，」陳氏或

據此說是「凡十五門」，不知十五門外，還有其他部份。這是因爲陳氏對這些詩格雖惠予著錄，但非常卑視，由是不細細翻閱，便草草「解題」。因此，如沒有別的證據，止據陳錄斷爲「僞本之重儓」，是很危險的。

四庫提要又祗其「以盧綸『月照何年樹，花逢幾度春』句爲大雅；以錢起『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句爲小雅；以衞風『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句爲變大雅；以『綠衣黃裳』句爲小雅；以召南『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句，及鮑照『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句，錢起『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句爲南宗；以衞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句，左思『吾愛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盧綸詩『誰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句爲北宗，皆有如囈語。其論總例物象一門，尤一字不通。」但五代前後的要格却正是如此。即如盡人皆知的風騷旨格即以「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爲大雅；以「天流皓月色，池散芰荷香」爲小雅；「蟬離楚樹鳴猶少，葉到嵩山落更多」爲變大雅；「寒禽黏古樹，積雪占蒼苔」爲變小雅，與此毫無兩樣。以四庫館臣的眼光看來，也應當是「有如囈語」。近儒多謂，「雅」指語音歌調而言，但過去的學者偏要說「風正四方謂之雅」。以今視之，何嘗不是「有如囈語」。不過我們要知道，就對詩經上的風雅頌的解釋而言，固是穿鑿附會；若就借此說者的見解而言，正是他的一種主張。過去的中國著述界，本來是「以述爲作」的，如認爲是「述」，那自然有點文不對題；但我們不要忘記，他本來是藉以表現自己的見解的。

「南宗」「北宗」之分，也是那時的說法。如流類手鑑便說：「詩有二宗，第四句見題是南宗，第八句見題是北宗。」這種說法的來源，未曾深考；祕府論南卷論文意類云：「司馬遷爲北宗，賈生爲南宗」，可見至晚在中唐便已經有了。「總論例物象」，是一種比況的抒寫方法，如舉天地，日月，夫婦，說是「君臣也，明暗以體判用。」雖然我們也嫌其晦澀難明，但這也是那時流行的詩說，如流類手鑑便差不多全是這種方法的提敍。所以作者雖不是賈島，但大概出於五代前後，決不是「僞本之重儓」。

書中首論六義，次論風之所以，風騷之所由，二雅大小正旨，變大小雅；次論南北二宗例古今正體，四庫提要都提過了。次論立格淵奧，說詩有三格，一曰情，二曰意，三曰事；就題可以知意，無庸贅敍。次論古人

道理一貫，是說「詩教古今之道皆然」的。次論題目所由，說題目「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則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窺萬象。」次論篇目正理用，是說各種篇目的作用，如說「夢遊仙，刺君臣道阻也，水邊，趨進道阻也。」此類末有「以上四十七門略舉大綱也」十一字，四庫提要說「輾轉推尋，數皆不合。」今案此類共舉二十九門，前邊論六義六門，自論風之所以至論變大小雅共四門，論南北二宗及南宗例，北宗例共三門，詩格情，意，事三門，古今道理一貫一門，題目所由一門，恰為四十七門，或即指此。次論物象是詩家之作用，次論引古證用物象，次總論例物象，都是講以物象比況「君臣之化」的。次論總顯大意，次論裁體昇降：前者是論詩意的，後者是論詩體的。最後有「以上一十五門，不可妄傳」十字，與陳振孫所言相合。但須除去前邊的四十七門，實止五門，不知是否「十」字衍文，假使「十」字是衍文，則「一」字當然是後人所加了。

三　偽題白居易金針詩格及梅堯臣續金針詩格

金針詩格和文苑詩格的不作於白居易，續金針詩格和詩評的不作於梅堯臣，是無問題的，問題在偽作的時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者，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須有好字。」今金針詩格託白居易云：「自此味非詩理，撮其體要，為一格目，曰金針集。」可見詩眼所謂金針集，就是金針詩格。所引「鍊句不如鍊意」，「鍊字不如鍊句」，在書中的詩有四鍊條。（詩學指南本無，因彼非全本。）漁隱叢話未言詩眼作者，考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並著潛溪詩眼一卷，或即此書。晁公武云：「范溫元實撰。溫，祖禹之子，學詩於黃庭堅。」詩眼已引及此書，則其年代更在前可知。至續金針詩格，實是金針詩格的改裝。二書的異同如下：

（金針詩格）	（續金針詩格）
詩有內外意。	同。

詩有三體。（以聲律爲竅，以物象爲骨，以意格爲髓。）	詩有三本。（聲律爲竅一，物象爲骨二，意格爲髓三。）
詩有四格。（十字句格，十四字句格，雙字句格，抅背字句格。）	同。
詩有四鍊。（鍊字，鍊句，鍊意，鍊格。）	同。（缺鍊格，蓋脫誤。）
詩有五忌。（格弱，字俗，才浮，理短，意雜。）	同。（惟格弱作格懦。）
詩有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傍紐，正紐。）	同。
詩有五理。（美，刺，規，箴，誨。）	同。
詩有三體格。（頌，雅，風。）	詩有三體。（同。）
詩有喜，怒，哀，樂四得之辭。	詩有四得。（喜，怒，哀，樂。）
詩有上中下。	同。
詩有四齊梁格。（四平頭，餘三種缺。）	詩有齊梁格。（四平頭格，雙側雙平格；惟兩平頭格，餘一種缺。）
詩有扇對格。	詩有扇對。
詩有三般句。（自然句，容易句，苦求句。）	同。
詩有七義例。（一曰說見不得言見，二曰說聞不得言聞，三曰說遠不得言遠，四曰說靜不得言靜，五曰說苦不得言苦，六曰說樂不得言樂，七曰說恨不得言恨。）	詩有七不得。（說見不得言見，說聞不得言聞，說遠不得言遠，說靜不得言靜，說苦不得言苦，說樂不得言樂，說恨不得言恨。）

同。（解例不同）

詩有物象比。

此外金針詩格有，而續金針詩格無者，惟詩有四不入格，（輕重不等，用意太過，指事不實，用意偏枯）詩有魔有癖，詩有數格，（葫蘆，轆轤，進退）詩有六對，（上官儀六對說）破題，落句，詩有二家，（詩人，詞人）幾條而已。所以續金針詩格大槪是金針詩格的改裝。

改裝的年代不可考。但既託之梅聖俞，當然在梅聖俞之後，南宋初年的晁公武所作郡齋讀書志已載有此書，當然在晁公武之前，然則雖不知確切的年代，而約略的年代可知了。

大概宋初承晚唐五代之緒，頗講究格律，所以有許多「詩格」書。至歐陽修等改革詩體以後，才換一個新局面。但新局面來了，也還有人留戀於舊的窠臼，此書便是其中的一例。不過風燭殘年，命運極短，所以稍後的詩眼，便加以駁斥了。

四 舊題白居易文苑詩格

此書也當然是僞品，——是歐陽修等改革詩體以後的留戀於舊窠臼的僞品。陳錄云：「稱白氏，尤非也。」

作者似頗重意境。第一條爲叛結束，而起首却云，「爲詩須叛意解題」。又云，「不離叛意」。此外若影帶宗旨，抒折入境意，招二意境，語窮意遠，敍舊意等條，也都是講意境的。

意境以外，就是屬對。如依帶境條云：「爲詩實在對屬，今學者但知虛實爲妙。」菁華章條云：「詩有對屬，方知學之淺深。」其次是雕藻文字。其次是精頤以事，就是普通所謂用事。

此書所以名文苑詩格者，蓋以不祇論詩格，且及於文苑。如精頤以事條云：「若古文用事傷浮艷，不用事又不精華；用古事似今事，爲上格也。」益見其僞作時代，在歐陽修等提倡古文以後也。

五 舊題梅堯臣梅氏詩評

陳錄著詩評一卷，謂「不知作者」。不知是否卽梅氏詩評？梅堯臣是宋初的革命詩人，他革除刻鏤格律，提倡自由抒寫，當然不作「詩格」「詩評」書，所以其僞無疑。至其僞作的年代，大概與文苑詩格諸書相先後，也是詩體改革以後的留戀於舊窠臼的作品。

首言詩有八勢，而祇列蟠龍勢，靈鳳合珠勢，猛虎出林勢，鯨呑巨海勢，疑今本或者不全。所舉四勢，都見風騷旨格，不過此另舉詩例，不盡襲旨格而已。次言詩裏六義，亦各舉例詩。次舉賈公、周朴、齊己、賈島、杜寂諸人詩，而於後加一二句的解釋。所以名爲詩評者，或卽在此。除沿襲晚唐五代人的意見外，毫無新解。可見卽沒有歐陽修一班人改革詩體，此種詩體也已自掘墳墓了。

六　惠洪天廚禁臠及林越少陵詩格

歐陽修等改革詩體以後的留戀於舊窠臼的詩格，還有僧惠洪的天廚禁臠，和林越的少陵詩格，也姑附述於此。我們就採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提要吧。天廚禁臠二卷，總目提要列於詩文評類存目，言：

是編皆標舉詩格，而舉唐宋舊作爲式。然所論多強立名目，旁生支節。如首列杜甫寒食對月詩爲偸春格，而謂黃庭堅茶詞疊押四「山」字爲用此法，則風馬牛不相及。又如蘇軾「芳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句，黃庭堅「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句，謂射鵰得蘇武書無「鴻」字，故改謝靈運「春草池塘」爲「芳草」，五車書無「身後」字，故改阮孚「人生幾兩屐」爲「平生」，謂之用事補綴法，亦自生妄見。所謂古詩押韻換韻之類，尤茫然不知古法。嚴羽滄浪詩話稱天廚禁臠最害事，非虛語也。

少林詩格一卷，亦列詩文評類存目，言：

是篇發明杜詩篇法，穿鑿殊甚。如秋興八首第一首爲接項格：謂「江間波浪兼天湧」，爲巫峽之蕭森，「塞上風雲接地陰」，爲巫山之蕭森，已索合無理。第二首爲交股格，三首曰開合格，四首曰雙蹄格，五首曰續後格，六首曰首尾互換格，七首曰首尾相同格，八首曰單蹄格，隨意支配，皆莫知其所自來。

後又有詠懷古蹟諸將諸詩，亦間及他家，每首皆標之詩名，種種杜撰，此眞強作解事者也。

惠洪在徽宗大觀中遊張商英之門，當北宋末年；林越別有漢雋十卷，前有高宗紹興壬午自序，當南宋初年。這時已經不是詩格的時代，而他們還存大作詩格書，大半是由於過去歷史的領導，不是由於當時社會的需要，就著作的動機而言，也止有附述於五代前後的詩格書，爲比較恰當。

七　已佚的詩格書

五代前後的詩格書，我們能較世人多見到十種以上，不能不認爲是意外的收穫，同時也意外的歡喜。但不要過分的自鳴得意，我們並沒有見到五代前後的詩格之全。這是無可如何的，因爲已經散亡了。茲將可考見者列下：

(一)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見新唐志及通志。宋志載王杞詩格一卷，杞下注云一作起，疑即一書，

(二)鄭谷國風正訣一卷——見宋志。

(三)僧齊己玄機分明要覽一卷——見宋志。

(四)又詩格一卷——見宋志。疑即風騷旨格。

(五)鄭谷僧齊己黃損今體詩格——湘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詩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

語言，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引見詩人玉屑卷二，詩林廣記卷四李師中送唐介詩後。）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苕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惟只載一進一退韻，無葫蘆轆轤二格。宋闕目載有今體詩格一卷，未著作者，不知與此是否一書。

（六）任藩文章元（玄）妙一卷——見陳錄及通考。陳錄云：「言作詩聲病對偶之類」。通志文史類載任博文章妙格一卷，未知是否一書？

（七）任博新點化祕術一卷——見通志，宋闕目。通志「新」作「詩」。

（八）齊陸機分別六義訣一卷——見宋闕目。

（九）徐三極律詩洪範一卷——見宋闕目，通志。

（十）徐蛻詩律文格一卷——見宋闕目，通志。宋志載徐蛻詩格一卷，蓋即此格。崇文總目載詩律大格一卷，未著作者。「大」疑為「文」之誤，果爾，亦即此書。

（十一）閻東叟風雅格五卷——見通志。

（十二）張天覺律詩格——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云：「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蒯棠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力之譬，「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

（十三）李邯鄲詩格——許彥周詩話云：「李邯鄲公作詩格，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盡古今

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又滄浪詩話詩體反覆條下注云：「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詩人玉屑引作二十字）又滅頭歇後等體條下注云：「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爲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李公蓋即李邯鄲。滄浪詩話自云：「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知其詩體一卷，很多是本之李公詩格的，不過李公詩格既佚，無從比勘能了。

（十四）杜氏十二律詩格一卷——見宋闕目。通志載杜氏詩律詩格一卷，蓋即一書。

（十五）夏侯籍詩評一卷——見宋闕目。

觀此，可見五代前後講究詩格之盛了。

八　詩格總集——李淑詩苑類格

一種學問的既經發達之後，便有人集合各家之說，加以系統的類述或研究。如先秦諸子發達之後，便有「兼儒墨，合名法」的雜家；兩宋詩話發達之後，便有阮閱詩總，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一類的詩話總集。同樣，五代前後既有大批的詩格書，當然的要在北宋產生總述詩格之書。就今所知，一爲李淑的詩苑類格，是詩格總集；一爲蔡傳的吟窗雜錄，是詩格叢書。

詩苑類格已經散亡。尤袤遂初堂書目無卷數，晁志，陳錄皆作三卷。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作寶元詩苑類格，言：「（仁宗寶元）二年（一〇三九），翰林學士李淑，承詔編爲三卷。上卷首以眞宗御製八篇，條解聲律爲常格，別二篇爲變格。又以沈約而下二十二家評詩者次。中卷敍古詩雜體三十門。下卷敍古人體製，別有六十七門。」此說是寶元二年，晁志則云：「寶元三年，豫王出閣爲王子傅，因纂成此書上之，述古賢作詩體格。」（鈔本。袁本及通考有「總九十目」四字。）

略可考見者，如詩人玉屑卷五引稱：「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淸』陳王『日月光

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圖，情不可原。如鄭谷『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約『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各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是也。」提倡偷勢，似出五代前後的詩格書。

詩人玉屑卷七又引稱：「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又曰詩有八對。」（詳四篇一章四節）則是初盛唐人的對偶說。本來從歷史的源流而論，五代前後的詩格說，實出於初盛唐的對偶說。所以對偶說與詩格說是一貫的。困學紀聞卷十八云：「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其說源出何書不可考，約之也是講體格的。惟詩人玉屑卷十六引稱：「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其說源出於元稹的長慶集序，固然也是講詩體的，但與五代前後所講的詩的體格不很一樣。蓋以李淑作詩苑類格時，已在北宋的中葉，格律之說雖仍盛行，而所謂詩體革命的反格律者，已逐漸滋長，故雖以格律為主，而所收實較寬泛了。（註一）

（註一）王靜安人間詞話卷下云：「李淑詩苑僞造沈約之說，以雙聲疊韻為詩中八病之二。」未悉何本，待考。

九　詩格叢書——蔡傳吟窗雜錄

我所購藏的明刊本吟窗雜錄內容如下：

卷一　魏文帝詩格
卷二　鍾嶸詩品
卷三　賈島二南密旨
卷四，五　白樂天文苑詩格，王昌齡詩格
卷六　王昌齡詩中密旨，李嶠評詩格
卷七　僧皎然詩議，中序

卷八，九　僧皎然詩式
卷十　李洪宣緣情手鑑詩格，徐衍風騷要式
卷十一　齊己風騷旨格
卷十二　沙門文彧詩格
卷十三　金華采邁飛訣，釋處中流類手鑑，桂林淳大師詩評
卷十四　李商隱梁詞人麗句，正字王玄詩中旨格
卷十五　炙轂子王叡詩格，王夢簡詩要格律
卷十六至十八上　徐寅雅道機要
卷十八上至下　白居易金針詩格，梅堯臣續金針詩格，詩評
卷十九至二十九　歷代吟譜
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古今才婦
卷三十二　古今詩僧
卷三十三，四上　古今試夬，夷狄、本朝詩人
卷三十四下　古今雜體，聯句，謎
卷三十五，六，七　句圖，句對，續句圖
卷三十八至四十　詩品
卷四十一　雜序，敍錄
卷四十二，三，四　續句圖
卷四十四，五　續事志
卷四十六　寄僧，神仙

卷四十七　高逸，夢，幼悟

卷四十八　譏誚，嘲戲，歌曲

卷四十九　琴，棋，書，畫，香，樂，茶，酒，硯，紙，筆，雜題

卷五十　雜題，雜詠，契眞，詩餘

收錄這麼多的詩格，所以可推爲詩格叢書。此題陳應行編，陳錄通考皆稱蔡傳撰，毛晉亦稱蔡氏著，知原出蔡傳，而此本或由陳氏重編。陳錄云：「莆田蔡傳撰。君謨之孫也。取諸家詩格詩評之類集成之。又爲吟譜，凡魏晉而下，能詩之人，皆略具其本末，總爲此書。」毛晉跋風騷旨格云：「莆田蔡氏著吟窗雜詠，載諸家詩格詩評類三十種。大略眞贋相半，又脫落不堪讀。丙寅春，從吳門公予內父遺書中，簡得齊己白蓮集，末載風騷旨格一卷，與蔡本迥異，急據之以正諸本之誤云。」通考亦作吟窗雜詠，知當時有雜詠一名。陳錄通考都作三十卷，此本作五十卷，或者「三十」是「五十」之誤；否則蔡傳原書至吟譜而止，古今才婦以下，出陳應行續補，所以陳錄未曾提及。此本至吟譜二十九，其餘一卷當爲卷三十五以下之句圖及卷四十二以下之續句圖。陳錄於雜句圖一卷下注云：「自魏文帝詩格而下二十七家，已見吟窗雜錄。」檢魏文帝詩格而下，雜句圖而上，所著錄者，除無名氏詩三話一卷，歐陽修詩話一卷，司馬光續詩話一卷，不是詩格，理應除外，其餘爲王昌齡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李嶠評詩格一卷，賈島二南密旨一卷，白居易文苑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五卷，詩議一卷，齊己風騷旨格一卷，神彧（澤案即文彧）詩格一卷，保暹處囊訣一卷，虛中流類手鑑一卷，口鴻詩評一卷，王元擬皎然十九字一卷，王叡炙轂子詩格一卷，王夢簡詩格要律一卷，李宏宜緣情手鑑詩格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不著名氏琉璃堂墨客圖一卷，徐寅雅道機要二卷，白居易金針詩格一卷，梅堯臣續金針詩格一卷，不知名氏詩評一卷，宋太宗眞宗御選句圖一卷，張爲詩主客圖一卷，李洞句圖一卷，任藩文章元妙一卷，李淑詩苑類格三卷，林和靖摘句圖一卷（未詳作者），黃鑑楊氏筆苑句圖一卷，惠崇惠崇句圖一卷，孔道輔孔中丞句圖一卷，並魏文帝詩格及雜句圖共三十家，較二十七家多出三家。毛晉亦謂「載諸家詩格詩評類三十種」，

則似以三十家爲是。但與此本多不合，或者也是出於陳應行的增删。

十　賦格及文格

五代前後，不惟有大批的詩格書，還有賦格書和文格書，也姑附述於此。

賦格書，中唐已經有之，如張仲素賦樞三卷，范傳正賦訣一卷，浩虛舟賦門一卷，白行簡賦要一卷，紇干俞賦格一卷。（詳四篇一章二節）這是因爲賦是富麗的唯美文學，不容易跟着文章載道，也不容易跟着詩歌刺時，所以在文以載道，詩以刺時的中唐時代，獨自躲在社會的一角，適應科舉的以試取士，講講格律，弄弄聲調。固然那時也以詩取士，但因爲詩人要以詩刺時，——就是以詩「洩導人情」，「補察時政」，所以不能跟着賦講格律。

五代前後的賦格書，現在可以見到的，止有毛友左傳類對賦六卷，載於宋史藝文志。我購得清初刻本一部，書中將左傳事文，製爲偶語，以供賦家採用，並沒有講明格律，不能算是眞正賦格書。眞正賦格書可以考見者，有下列三種：

（一）和凝賦格一卷——見宋志。

（二）宋祁賦訣二卷——見宋闕目。

（三）馬稱賦門魚鑰十五卷——見宋志，宋闕目，陳錄，通考。宋闕目作二卷，疑誤。陳錄云：「集唐蔣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諸家律賦格訣。」

此外陳錄及通考俱著賓朋宴語三卷，陳錄云：「太子中舍致仕貴溪邱昶孟陽撰。南唐進士，歸朝宰數邑。著此書十五篇，敍唐以來詩賦源流。天禧辛酉，鄧賀爲序。」又新唐書藝文志著劉邈應求類二卷，（詳四篇一章二節）通志載李淑制朴三卷，大概都是講科場文學格書的。唐宋試士皆有賦，所以大概也講到賦格。惟劉邈雖當然是唐人，但在唐代何時則不可考。

文格書可考見者，有下列四種：

（一）孫郃文格二卷——見新唐志，宋志，崇文總目，及通志。

（二）馮鑑修文要訣二卷——見宋志，宋闕目，遂初堂書目，晁志，通考及通志。通志無卷數。晁志云：

「雜論為文體式，評其謬誤，以訓初學云。」

（三）王瑜文旨一卷——見宋志，崇文總目及通志。宋志作王瑜卿。

（四）王正範文志龜鑑五卷——見宋志。倪宥的文章龜鑑疑為詩句圖，（詳下章七節）此談詩談文不可知，姑附於此。

此外若任藩文章玄妙一卷，陳錄云，「論詩而若此，豈復有詩矣，」當然是詩格，故列於已佚的詩格書中。然通志分文史，詩話二類，詩格書皆列入詩話類，此獨列入文史類，又似為文格書。或者兼論詩文，亦未可知。

十一　反詩格的言論

中唐的社會詩和社會詩論，抵不住社會的壓迫，逐漸的或逃於色，或逃於藝。逃於色，便鼓吹色慾的文學運論；（詳一章六節）逃於藝，便製造詩格及詩句圖。到趙宋統一天下，政治又由分而合，社會又由亂而治，所需要的文學，又逐漸的不復是肉感的滿足和藝術的欣賞，而是世俗的教導和性情的陶冶，所以有歐陽修等的改革詩體。改革的對象，無疑的就是五代前後的肉感的格律的詩，和這種詩的理論與方法，所以極力的反對詩格。如蔡寬夫詩話云：

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為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

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文章玄妙下云：

論詩而若此，豈復有詩矣！唐末詩格汗下，其一時名人著論傳後乃爾，欲求高尚，豈可得哉！

這眞是對五代前後的詩格的一種當頭棒喝。嚴羽滄浪詩話謂「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爲誤人，」（詳七節）也是反詩格的言論。五代前後的詩學書擧名爲「詩格」；歐陽修以後的詩學書率名爲「詩話」，已顯然的說明了「詩話」是對於「詩格」的革命。所以詩話的興起，就是詩格的衰滅，後世論詩學者，往往混爲一談，最爲錯誤。

第四章　詩句圖

一　詩句圖的淵源

五代前後有大批的詩格書，同時還有大批的詩句圖。詩格的目的在提示作詩方法，詩句圖的目的在提示詩句典型，二者是相輔而行的。

詩句圖的淵源，大概出於唐人的摘選秀句。在詩格的第一個時代，——就是初盛唐的講對偶的時代，已有元兢撰古今詩人秀句二卷，僧元鑒和吳兢合撰續古今詩人秀句二卷。（詳四篇一章三節）此後的詩，大半側重描寫社會，諷詠政治，所以沒有詩格書，也沒有詩人秀句書。至五代前後，因了社會的關係，又逼着詩走到藝術技巧一方面，詩格書及詩人秀句或詩句圖，也遂應運而生。在中晚唐之交，姚合作有詩例一卷，其書已佚，無從查考。但既以『例』名，似乎重在提示例句，果爾，與秀句及句圖的性質也很相近。他又有極元集一書，韋莊據而「採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也是注重「清詞麗句」的。吟窗雜錄，載有李商隱梁詞人麗句一卷，書名已經標明「麗句」。此外黃滔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按名思義，當然也是集秀句的書籍。王起有文場秀句一卷，通志藝文略列在詩話類，新唐書藝文志則列之總集類，大概是在撰集文場詩賦秀句。可見選集麗句，在五代前後已形成一時的風氣，所以產生了專門選集麗句的詩句圖。

二　李商隱梁詞人麗句

李商隱集的梁詞人麗句，見吟窗雜錄卷十四，（卷一）四庫全書提要斥為依託。（詩文評類存目，吟窗雜錄提要）然所集蔡延休遊道上觀二句，褚玠歲暮二句，岑之元夢韋琳所贈鬼詩四句，都不見全梁詩；王衡（原

作隶衡蓋誤）宿郊外晚作四句，王湜贈情人四句，全梁詩並載入，但注明見梁詞人麗句，惠慕道士混廣將邁八句，亦注明見梁詞人麗句，又注云，「文苑英華作顏之推」，題云「從周入齊夜渡砥柱」，由是又收入全北齊詩顏之推名下。（注二）儲皖峯先生校云：

峯按此詩，詩記作北齊顏之推詩，題爲「從周入齊夜渡砥柱」，似可信據，拙編漢魏六朝詩句從之，文鏡祕府論卷三「東」「論對」，「第二十八疊韻側對」末引「今江東文人作詩，頭尾多有不對，如：『俠客倦艱辛，夜出小平津。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露鮮花劍影，月出寶刀新。問我將何去，北海就孫賓。』」祕府論所謂江東文人，似亦不認爲顏作，豈引書記憶之誤耶？

似此書頗有來歷。惠慕道士不可考，如爲江東人，則與祕府論相合；古詩紀蓋本之文苑英華，皆題爲顏之推詩，與此完全不同，似此書編纂在文苑英華之前。李商隱本來是取法齊梁的，樊南甲集自序云，「往往咽噱於任范徐庾之間，」（引詳一章二節）集梁詞人麗句，並非不可能，所以不一定是僞書。

所纂都是梁代詞人的麗句。首爲獻樂安公啓云：

世宗頗好文詞，享國僅及二紀，文武之代；（原作伐，依儲皖峯先生校改）篇什成風。至於禆將清吟，萃公讓勝；緇衣舊藻，時王嫉能；咸著在縹緗，（原作沖湘依儲校改）動盈卷帙。洎隋取寶器，陳受降旗，逸調空在，全篇莫存。

大概用爲代序，據知重在禆將緇衣之作，所以沒有一個有名的詞人，就是他所推崇的任范徐庾，也未曾採錄。除了前述蔡延休，褚珪，岑之元，王衡，王湜，惠慕道士以外，還有李孝勝詠安仁得棗四句，談士雲詠安人得棗四句，僧正惠偘詠獨杵擣衣八句，聞侯方兒來寇四句，蕭欣遊宅作四句，陳初黃詠五言四句，雜言四句。

（註一）本篇各章作於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春，於時尚未購得吟窗雜錄；吟窗雜錄之購得在二十六年夏，未及補入，遭「七七」事變，凡引及雜錄各章節，皆南來後，友人儲皖峯先生鈔寄據補者也。本節所引儲先生云云，亦鈔寄時所附校語。謹此誌謝。三十年七月十五日，在遷渝中央大學

柏溪分校。

（註二）中央大學圖書館無八朝全詩，託由李嬌珍先生在還江津白沙國立編譯館查校。

三　張爲詩人主客圖

在典型的詩句圖未興起以先，有唐末張爲作了一本詩人主客圖，可以算是性質稍異的詩句圖。四庫提要詩文評類文選句圖下云：「摘句爲圖，始於張爲。」不過張爲雖也摘句爲圖，但重要的用意是在講詩人的主客派別，自序云：

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

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

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詩圖作貞）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

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郎周賀）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厲玄、項斯、薛壽；及門僧良乂、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餘。

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上入室陳陶、周朴；及門劉得仁、李溟。

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上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爲。

以武元衡爲瓌奇美麗主：上入室劉禹錫；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全唐文卷八一七，普通本詩人主客圖不載）

就淵源而言，蓋出於鍾嶸的以三品論詩的高下，以派別論詩的源流。清李懷民有中晚唐詩人主客圖，係仿此而

作。

圖中所舉詩人，有的極不著名，如陳羽、張陵、雍陶……之類。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旣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則上入室當然是元稹，今反以不知名之楊乘為上入室，而元稹祇算做入室弟子；孟雲卿可以為高古奧逸主，而韋應物反算是他的上入室，李賀杜牧更祇算是他的入室弟子；不惟高下倒置，亦且時代倒置。但「宋人詩派之說，實本於此。」（函海本李調元序。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云：「近世詩派之說，殆本於此，」則李說源本於陳）就歷史而言，也不無相當的價值。

每一位詩人之下，都摘列詩句，（今本有的詩闕）和詩句圖相同，所以四庫提要認為是摘句為圖之始。但詩句圖只是摘句為圖，此則有時列舉全詩，如白居易下便列舉了讀史詩第四首，桑中吟第二首，寓意詩第一首及第二首。所以姑不論他的用意在講明派別，止就圖詩而言，也不是典型的詩句圖。

四　李洞集賈島詩句圖

典型的詩句圖，似以李洞的集賈島詩句圖一卷為最早，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皆著錄。惟唐志通志無「詩」字，總目崇志無「集」字。直齋書錄解題及通考經籍考俱載句圖一卷，題唐李洞選，蓋即此書。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九云：「（李）洞常集（賈）島警句五十聯，及唐諸人警句五十聯，為詩句圖，自為之序。」似句圖包括賈島及唐諸人警句，集賈島句圖則止包括賈島警句，亦未可知。吟窗雜錄卷三十五，標為句圖，中有賈島句對一種，其十三對：

送朱可文歸越：「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南齋對月：「僧歸湖裏寺，魚聽水邊經。」就可公宿：「僧同雪夜坐，雁向草堂聞。」寄董武：「孤雁來半夜，積雪在諸峯。」送無可上人：「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送天台僧：「雁過孤峯曉，猿啼一夜霜。」寄正空二上人：「老窺明鏡小，秋憶故山多。」哭孟郊：「家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舡。」晚晴見終南諸峯：「半句藏雨裏，此日到窗中。」山中道士：

「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題李凝幽居：「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詩：「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頗疑採自集賈島詩句圖，果爾，便是集賈島句詩圖的殘存了。吟窗雜錄賈島句對後爲犨公句對，但皆爲徐凝詩，共五對，再後爲梁周翰句對一對，黃夷簡句對一對，范呆（應依詩學指南作范杲）句對一對，鄭文寶句對六對，恐非唐詩人警句的殘存，不一一迻錄。

五　宋太宗眞宗御選句圖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選句圖一卷，通考經籍考，亦有著錄，惟「選」作「製」。解題云：「太宗皇帝所選楊徽之詩十聯，眞宗所選逸劉綜詩八篇。」案太宗皇帝所選楊徽之詩十聯，今亦存於吟窗雜錄卷三十五言：「太宗皇帝聞楊徽之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奏御，上和其所謝詩，選其中十聯寫故屏。」十聯如左：

江行：「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偶題岩石雲生筆，閑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新霜染楓葉，皓月借梨花。」哭江：「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嘉陽川：「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常圓。」元夜：「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眞宗所選逸劉綜詩八篇，我得之於釋文瑩玉壺野史卷一，言：「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幷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

晁迥云：『宿溉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鎖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幷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雕鶚遠凌秋。』

上謂綜曰：『幷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以題詠遞檄，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宇，纂集成

篇目。太原華績，後不聞其作也。」「琮後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又見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一引古今詩話）

六　惠崇句圖

直齋書錄解題及通考經籍考皆載惠崇句圖一卷，宋四庫闕書目載惠崇唐律詩句圖一卷，蓋即一書。案所圖皆惠崇自己的作詩，所以宋闕目的「唐」字應爲衍文。此書久已亡佚，我得之於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九，言：

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工詩，於近代釋子中爲傑出。而歐陽公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百聯，皆平生所得於心而可喜者。今並錄之。

則所錄猶是惠崇句圖的全文。再考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益知吳氏所錄不誤。全圖一百聯，不能全舉；舉首四聯於下：

書楊雲卿別墅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草，明河轉曙遲。」送遠上人西遊云：「地形吞蜀盡，江勢抱蠻迴。」江行晚泊云：「嶺暮春猨急，江寒白鳥稀。」……

七　已佚的詩句圖

現存的及可以在筆記中尋繹的詩句圖，略盡於此；已佚而有書名可考見者，鉤列於左：

（一）倪宥詩圖一卷——見通志。按通志又載有倪宥文章龜鑑一卷，亦見新唐志，宋志及崇文總目。通志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詩。」既是集前人律詩，理應列總集類，而新唐志宋志及崇文總目列之文史類，通志列之詩話類，知不是纂集全詩，而是選錄零句，疑即詩圖的異名。宋闕目載有倪宥金體律詩例一卷，或者亦即此書。葉德輝考證云：「按宋志作詩體」，然則宋志所載詩體也是此書了。

（二）黃鑑楊氏筆苑句圖一卷，口口口續句圖一卷——見陳錄，通考及通志。陳錄及通考止題續一卷，無「句圖」二字。通志作革鑑編，「革」蓋「黃」之殘文。陳錄云：「黃鑑編，蓋楊億大年之所嘗舉者，皆時賢佳句。續者不知何人，亦大年所書唐人句也。所錄李義山唐彥謙之句爲多，崑體蓋出二家。」

（三）强行父唐杜荀鶴警句圖三卷——見宋志及宋闕目。

（四）孔道輔孔中丞句圖一卷——見陳錄及通考。陳錄云：「中丞者或是孔道輔邪？」

（五）蔡希邀古今名賢警句圖一卷——見宋志。

（六）僧定雅寡和圖三卷——見宋志，宋闕目及通志。

（七）僧惟鳳風雅拾翠圖一卷——見通志及宋闕目。宋闕目作一卷，又「拾」作「十」，疑誤。

（八）林逋句圖三卷——見宋志及陳錄。陳錄作林和靖摘句一卷，註云：「林逋詩句」。按作圖者係林靖，抑他人，不可考。

（九）雜句圖一卷——見陳錄及通考。陳錄云：「不知何人所集。」

（十）僧選句圖——見通志。

（十一）詩林句範五卷——見通志及宋闕目。

（十二）琉璃堂墨客圖一卷——見陳錄及通考，通考「客」作「家」。陳錄云：「不著名氏。」按詩句圖，摘選詩句，書壁，就詩句言爲詩句圖，就書者言，則爲墨客圖。陳錄及通考既以此書與詩格詩句圖並列，知也是詩句圖無疑。

此外宋志有許文貴（一作貫）詩鑑一卷，宋闕目有不著作者的騷雅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疑也是詩句圖一類之書。

八　蔡傳句圖，續句圖及陳應行續句圖

吟窗雜錄卷三十五及卷三十六前半爲句圖，卷三十六後半，卷三十七，四十二至四十四爲續句圖，可考知錄自何書的有太宗御選句圖及集賈島詩句圖，已分別論述於四，五兩節，此外，卷三十六有孔中丞句圖九聯，疑錄自孔道輔書，不過恐有節删。直齋書錄解題於雜句圖下注云：「自魏文帝詩格而下二十七家，已具吟窗雜

錄」，則雜句圖當然採入，同時琉璃堂墨客圖，楊氏筆苑句圖，林和靖摘句圖，惠崇句圖，亦皆疑採入。（詳三章九節）然惠崇止收有一聯，（卷三十六）當然非惠崇句圖之全，不知節刪的是蔡傳抑陳應行，因今本或已經過陳應行改編。又張爲詩人主客圖，亦疑採入，但隻字不見，也不知是否由陳應行刪去。

雜句圖諸書早已亡佚，錄入何卷，無法比勘，因亦無法使還原書，止有籠統的系於蔡傳名下。句圖中除了太宗御選十聯，集賈島詩句圖十三聯外，計有蔡公句對徐凝詩五聯，梁周翰句對一聯，黃夷簡句對一聯，范杲（原作呆，依指南改）句對一聯，鄭文寶句對六聯，（以上卷三十五）王禹偁句對一聯，劉道師句對四聯，李宗諤句對二聯，李建中句對三聯，路振句對二聯，丁謂句對二聯，呂夷簡句對二聯，焦宗石句對二聯，錢昭度句對三聯，南郊殿丞句對二聯，錢惟演句對二聯，劉鎬句對三聯，惠崇句對一聯，希晝（原作書，依指南改）句對一聯，寶通寺句對一聯，簡長句對一聯，智仁句對二聯，休復句對一聯，行肇句對二聯。（以上卷三十六）續句圖計有王維一聯，司空曙二聯，蘇味道，李端，于良史（原作吏，依指南改）李約，張循，皎然，崔珪，楊衡各一聯，宋之問句對二聯，李嶠驪山高頂應制三聯，韓翃麗句一聯，劉禹錫麗句二聯，劉長卿麗句五聯，孔中丞句圖九聯，王隨（原作三隨，依指南改）十二聯，李邊句圖五聯，佛開句圖四聯，陳元老句圖四聯，（以上卷三十六）梅堯臣句圖二十七聯，（以上卷三十七）王隨四十一聯，梅堯臣二百三十聯。（以上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顧龍振詩學指南收有陳應行續句圖，除完全鈔錄了吟窗雜錄的句圖和續句圖外，還增加了歐陽修七聯，王安石八聯，蘇軾十三聯，黃庭堅八聯，范成大十五聯，陸游七十七聯，楊萬里一聯，嚴羽四聯。考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陳應行讀史明辨二十四卷，讀史明辨續集五卷，未注明時代。續句圖既採及嚴羽，當然在嚴羽之後。由詩學指南的較吟窗雜錄多歐陽修等百三十三聯，知吟窗雜錄雖經陳應行改編，但刪削顛倒，容或有之，增益則絕對沒有的。換言之，仍是蔡傳選輯的詩句圖，不是陳應行選輯的詩句圖，陳應行選輯的詩句圖在詩學指南，是據蔡選增益歐陽修等百三十三聯而成的。

陳應行的續句圖既聯帶的敍述於此，高似孫（淳熙進士）的選詩句圖（四庫本題文選句圖）也順便在這裏敍述。首有壬午（一二二二）十一月二十一日高氏自序云：

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襲晉，齊沿宋，凡數諸人，互相憲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爲圖詁，略表所以憲述者，法精且祕，悟其杜矣。姑畀兒，兒熟否？雖然，莫欺也，力諸！

所選都見於文選，也是在一首詩中選錄相連的二句。如選顏延年詩「淒與日已寒，白露生庭蕪。」謝靈運詩「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惟有進於別家句圖者，於所選詩句下每注列其他與此相類的詩句。如選陶潛詩「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注云：「李顒雜思篇『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陸機詩『歲莫涼風發，昊天肅明明。』謝惠連詩『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惠崇詩句圖皆惠崇自己的詩句，當然不必注列其他詩句，而集他人詩的詩句圖又止存太宗眞宗御選句圖一種，其他注列旁人詩句否不可知，因此高似孫的這種辦法是自己新創的，抑繼承前人的，也未敢輕斷。四庫提要總集類存目一云：「其句下附錄之句，蓋即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錄一兩首者，則莫喻其體例矣。」這或者是錯的。其句下附錄之句，有的是前人作品，固可解爲「即鍾嶸詩品源出某某之意；」有的是後人作品，如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下附張載詩「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決不能說魏文帝的詩源出晉人張載。依我看，其目的在列相近的句子，以資參閱。這對於欣賞或取法，倒是很有益處。

十　詩句圖的評價

就諸家句圖觀之，知其目的在提示佳句，供人吟詠或效法。蔡寬夫詩話云：「詩全篇佳者難得，唐人多類

句爲圖蓋以此。」劉攽中山詩話云：「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本來五代前後因注重詩的藝術技巧，所以才撰詩句圖；加以當時的作品，又偏於「小巧美麗」，所以「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但如選「雄材遠思」的佳句爲句圖，也未嘗不可。有的人說創作是美好的製造者，批評是美好的尋求。創作以美好爲目的，而創作出來的作品未必完全美好，所以有待於批評家的揀擇去取，這樣才可以使讀者不費力的得到美好的讀物，這樣才可以使新進作家不費力的得到美好的典型。果爾，詩句圖正是這種書籍，正有這種功能，雖選的都是單聯隻句，有點近於支離破碎，但也未可一筆抹煞了。

第五章　詩品及本事詩

一　司空圖的救世與避世

晚唐五代的詩說很發達，除「詩格」「詩句圖」外，還有講詩的品格的，如司空圖的詩品；有講詩的本事的，如孟棨的本事詩及各家的續本事詩。就價值而論，當然首推詩品。

司空圖（八三七——九〇八）字表聖，河內虞鄉人。舊唐書入文苑傳，新唐書入卓行傳。新唐書云：「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云：『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註一）又云：「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召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又云：「哀帝弒，圖不食而卒，年七十有二。」（參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本傳）就這幾段的記載看來，他是一位忠君愛國的節士，並不願意隱逸逃避；隱逸逃避是出於不得已。與惠生書云：

某贅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蹟，慚企不暇，則又環顧塵蔑，自知不足為天下之贅也。噫！豈非才不足而自強耶？雖然，丈夫志業，引之猶恐自踢，誠不敢以此為憚。故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俟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效。……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間於恐，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徵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不自窘以罪時焉。（文八〇七）

可惜世無知者，不能表現於當代，止有作為文字，藉以垂見於後世。中條王官谷序云：

知非子（即圖）雅嗜奇，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故無有發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摭拾詩筆，殘缺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貝

其前集，庶曾子孫耳。（同上）

言或者可以算是逃於詩吧？但不是以詩消磨歲月，而是以詩表現平生的救世之志。所以晚唐的一般文學作家與理論家，都道於格律儷偶，綺縟浮靡，司空圖却要「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這是我們應當首先弄清楚的，否則他的詩及詩論，曾被我們誤解為止是一種逃避的藝術及其方法，同時在舉世侈談「詩格」及「詩句圖」的時代，而他卻作詩品的原因，也無從理解了。

（註一）案：有長章傳，述此事甚詳，見全唐文卷八一〇，可參閱。

二 詩境的建立

不過他的「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是溫和的陶冶，不是急烈的改造。與惠生書說的明白：

唐虞之風，三代非不敝也，賴聖人先其極而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文質莫辨，法制失中，佞儒必止，沈儒必削，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者，既不足以振之，而又激時之怨耳。漢魏之際，其弊益極。慾馬融胡廣之流，故李膺質而峻，誠何晏桓範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浮薄見嫉，而至家國智瘁而不寤也，悲夫！

這大概是懲於急進派的失敗，所以主張優遊浸漬的存雅道，鎮浮華。假設表現於政治，當然不是大刀闊斧的革命，而是無為自化的改善。由政治而推移於詩，也當然不是急烈的刺譏時政的腐敗，而是溫和的轉移世人的習性。與王駕評詩書云：「元白力勍而氣弱，乃都市中豪傑耳。」（文八〇七）雖然是就詩的風格而言，但對元白的急烈的「補察時政」的詩及詩論，大概也不甚贊同。所謂「矯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浮薄見嫉」，雖不能確定所指，但元白諸人，未必不在其內。

一面以救世的志業移於詩，希望以詩轉移世人的習性；一面以受不了社會的逼迫，逃到中條山王官谷的休休亭，不得不以詩寄託自己的生命。前者出於救世，後者出於避世，結果都趨於建立詩境。所以與王駕評詩書

力贊「鍛五言詩的「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王漁洋香祖筆記引詩品中的「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說是「形容詩境亦絕妙」，固然是斷章取義，但司空圖的力謀建立詩境，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三　二十四詩品

詩境是超越人間世的極樂園，同時也是改善人間世的理想國，因此他一方面抱着淑世主義說，「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停蓄，溫雅，皆在其中矣。」（文八〇七，與李生論詩書）一方面又作充滿逃避意味的詩品，建立雄渾，沖淡，纖穠，沈著，高古，典雅，洗鍊，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二十四種超越的詩的靈境：

（一）雄渾——大用外腓，眞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二）沖淡——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歸。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三）纖穠——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四）沈著——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五）高古——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彼浩刼，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間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元宗。

（六）典雅——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七）洗煉——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緇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眞。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八）勁健——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九）綺麗——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尊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十一）含蓄——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已不堪憂。是有眞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十二）豪放——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復引鳳皇；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十三）精神——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十四）縝密——是有眞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十五）疏野——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十六）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十七）委曲——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十八）實境——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磵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十九）悲慨——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若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二十）形容——絕佇靈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二十一）超詣——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二十二）飄逸——落落欲往，矯矯不群，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畫中，令色絪縕。御風蓬葉，泛波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二十三）曠達——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煙蘿，花覆茆簷，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過，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二十四）流動——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津逮秘書本）

這是二十四種詩境，同時也就是詩的二十四種風格。以風格分品詩文，不始於司空圖，劉佮已分詩文爲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詳三篇三章一節）但司空圖所分與彼不同，用以顯示的文字亦異，故不能斷定直接的受彼影響；可以斷定的，止是司空圖以前有人分別詩文品格罷了。

四庫提要卷一九五詩文評類一云：司空圖對於二十四詩品，「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

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為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這是很對的。後來許印林詩品跋謂「雄渾」「高古」等十二類為詩的品格，「實境」「精神」等十二項為詩的功用，（見詩法萃編卷六）也「非圖意也」。至司空圖的意思，不過是以比喻的品題方法，對二十四種獨立的詩境，提示其意趣，形容其風格而已。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謂司空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四部備要本東坡七集，後集卷九）司空圖的詩是否具備這二十四種風格，雖難遽斷，但這二十四種風格，總是司空圖所體認的。

四　比喻的品題及其來源

四庫提要所謂「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譯成現在的術語，就是用十二句比喻的韻語，提示二十四種詩品的意境與風趣。本來什麼是「雄渾」，什麼是「沖淡」，視之似易，說出實難，所以止好用比喻以體貌之。司空圖是慣用這種方法的，詩品以外，如詩賦贊云：

知道非詩，詩未為奇，研昏練爽，戛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流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鑱空擢壁，琤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絇。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該（一作詆）自是，非吾心也。（文八〇八）

是以比喻的方法，提示詩賦的體性。如李翰林寫真贊云：

水渾而冰，其中瑩瑩。氣澄而幽，萬象一鏡。躍然翔然，傲睨浮雲。仰公之格，稱公之文。

是以比喻的方法，提示詩人的風格。也許有人不滿意這種比喻的提示法。不錯，它沒有直湊單微的說明。但我們要知道，假設說明一種道理，則比喻固是討巧的遁辭；而指點一種境界，則非比喻不可。梁王曾謂惠施云：「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施云：「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

不可矣。」（引詳一篇三章八節）的確，提示各種境界是需要比喻的，尤其是文學上的境界，離了比喻便無法提示，怪不得司空圖以此為不二法門了。

但這種方法雖至司空圖而其用大著，卻不是司空圖所創始，魏晉六朝已啓其端緒。最早是用以品題人物。如山濤稱贊嵇康云：「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如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篇）後來便用以品題文學。如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出水，顏（延之）如錯采鏤金」。（引見鍾嶸詩品卷中）顏延之問鮑照，己詩與謝靈運詩優劣，鮑照云：「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南史卷三十四顏延之傳）謝朓贊美王筠詩，引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續此說文學篇）此外，袁昂作古今書評，也採用比喻的品題。如謂：「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踐跎，殊不可耐。」（太平御覽卷七四八，淳化閣帖卷五作評書，字句亦稍異）雖是書評，不是詩評，而這種品題的方法，據此更可知在六朝已甚風行了。

到唐代，這種品題的方法更盛行。如舊唐書文苑上楊炯傳，載張說云：

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韓休之文，乃大羹旨酒，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反有玷缺。

不過湯惠休與鮑照的品題謝顏是偶然的流露；張說的品題唐初詞人，也只是和徐堅的閒談，都沒有著為專文。著為專文的要算中唐皇甫湜的諭業。題名「諭業」，文中又有「比文之流，其來尚矣」的話，無疑的是比諭的品題：

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

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孜以宮縣，可以奉明神，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亙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轝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饑。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雄敞，廊廡廩廐，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廣板作秋）注，千里一道，衝飆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諸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如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閎繁榮，騰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文六八七）

此文之作，當然受張說的影響，所以文中云：「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以下，試爲子論之。」後來如杜牧讚美李賀的詩歌云：「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文七五三，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也是比論的品題，或者又受了皇甫湜的影響。

張說皇甫湜的品題是以人爲單位，而以比喻提示各個文人的文品；司空圖的品題則進而以詩爲單位，而以比喻提示各種詩的境界。張說皇甫湜不過是偶然的藉此評文，司空圖則用此以全力說詩：因此這種方法的能在文學批評史上取得地位，仍是司空圖的功績。

五　文字以外的風格

司空圖對於二十四詩品，雖如四庫提要所言，「諸體畢備，不主一格」，但也寓藏他的詩學見解。爲了知道他的詩學見解，可先看他的詩品以外的詩學論文。與李生論詩書云：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停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文八〇七）

由此知他謂詩格之高者要有韻味。不過他所謂韻味，超於普通所謂韻味；是「韻外韻，味外味。」所以與李生論詩書又云：「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上，即有味外之旨矣。」與王駕評詩書也特別稱贊王右丞韋蘇州的詩，「趣味澄夐，若清風之出岫。」

韻味以外，還提倡景象，但也是「景外景，象外象，」與極浦書云：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文八〇七）

無論「韻外韻，味外味，」「景外景，象外象，」都是指文字聲韻以外的風格。據此返讀詩品，如雄渾品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沖淡品所謂「遇之匪深，即之已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典雅品所謂「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含蓄品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縝密品所謂「意象欲出，造化已奇。」……都有求之語言文字以外的意思，也就都是說的文字聲韻以外的風格。

至這學說的來源，其遠源可上溯於鍾嶸的提倡滋味（詳三篇九章四節）其近源則出於戴容州所謂「詩家之景，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四庫提要稱「其持論非晚唐所及，」蓋晚唐五代率趨於格律的講明，而司空圖

則講則詩的韻味，不惟此點是反時代的，還有晚唐五代的一般詩論家，大概都反道言情，司空圖則謂「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力主存雅道，去浮僞。（詳二節）確是別樹一幟，與衆不同。但旣建立詩境，提倡文字以外的風格，則其所謂「道學」是美化了的道學，與古文家的簡易載道不同；其所謂「雅道」也是美化了的雅道，與中唐詩人的價值復雅也不同。

六　文人之詩與詩人之文

道學與古文家的簡易載道不同，可是究竟有點相近；建立詩境，提倡文字以外的風格，則當然是詩人的情趣；所以他主張揉合詩文，特別欣賞詩人之文與文人之詩。題柳柳州集後序云：

> 金之精麤，考其聲皆可辨也，豈淸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尙，所尙（全唐文所尙二字不重，玆據唐詩紀事校增）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衒其功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淸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偏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文八〇七）

司空圖欣賞柳宗元的文人之詩，柳宗元則謂詩文的源流，風格，皆「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詳四篇第七章八節）從創作而言，的確「罕有兼者」，所以柳宗元的話自然不錯。但文人如有餘勇作詩，詩人如有餘勇作文，不好者不必談，好者一定別有風味，所以司空圖的話也不錯。從時代而言，中唐詩文分化發展，所以柳宗元謂詩文「乖離不合」；晚唐詩文又逐漸合流，所以司空圖揉合詩文。

詩品」一方面領導了後來的「文品」，「賦品」，「詞品」等等的著作，一方面又領導了後人的「意境」「空靈」等等詩說，在晚唐五代的詩文評中，自可首屈一指。本事詩的價值，不及遠甚。但自宋人以後的「詩話」，每偏於詩人及詩本事的探討，無疑的是受了本事詩的影響。「詩」話既蔚為大觀，則數典及祖，本事詩的價值，也可以想見了。

七　孟棨本事詩

本事詩的作者，新唐書藝文志題曰孟啓，毛晉津逮秘書因之。四庫提要云：「諸家稱引並作棨，疑唐志誤也。」孟棨自序云：

>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羣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採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為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

據知孟棨認為詩是緣情的，與晚唐五代的一般見解略相仿，所不同者，一般的所謂情率指性愛之情，孟棨則謂「觸事興詠，尤所鍾情」，所以他特別重視詩本事，所以作本事記。他說各類「咸為小序以引之」，今已亡佚，殊為遺憾。

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其來源則與筆記小說有關。唐代有大批的記錄遺事的筆記小說，對詩人的遺事，自然也在記錄之列。就中如范攄的雲溪友議，王保定的摭言，其所記錄，尤其是偏於文人詩人。由這種筆記的轉入純粹的記錄詩人遺事，便是本事詩。我們知道了「詩話」出於本事詩，本事詩出於筆記小說，則「詩話」的偏於探求詩本事，毫不奇怪了。

八　續本事詩三種

本事詩不惟間接的影響了宋人詩話，且直接的領導了幾種續本事詩。續本事詩究竟有多少，現已無從知道，我所知的有處常子，羅隱，聶奉先三種：

處常子的續本事詩，今已亡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總集類著錄二卷，言：「無爲處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提七章，類而編之。』然皆唐人詩也」。知一依本事詩，也是分爲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七類。

羅隱的續本事詩，不見著錄，也不見有人論列。惟詩話總龜前集卷二十一，借齊己松詩條下注明出續本事詩，」接着就是白傅柳詩二首條，注云：「唐宋詩云，羅隱作續本事詩。」接着又有陰鏗石詩，羅鄴水詩兩條，注並同前，知羅隱作有續本事詩，此四條便是殘存的材料。又卷六稱羅鄴咏牡丹詩，續本事有全篇云云，又於詩後，注明出續本事詩，或亦指羅隱所著。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載聶奉先續廣本事詩五卷，說「雖曰廣孟啓之舊，其實集詩話耳。」由此知前謂「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一點不錯，所以聶奉先集詩話的書，命名續廣本事詩。五卷本的續廣本事詩，不知何時亡佚，今所見到的說郛及唐宋叢書（出說郛）兩種本子，都只有十五條。羅隱的續本事詩，是否如處常子的續本事詩之一依孟棨舊例，分爲七章，無從考索，聶奉先的續廣本事詩，則當然與孟棨的體裁不同，所以陳振孫說：「雖曰廣孟啓之舊，其實集詩話耳。」但既曰廣孟棨之舊，則當然受孟棨的影響。至聶奉先的時代，今已無從查考，直齋書錄解題未標朝代，或者是宋初人，亦未可知。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初版

(36013滬報紙)

中央大學文學叢書

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羅根澤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